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揔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緒編之動不可不慎乎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苟出君舉必言所共昭法誡愼言行也衆
源所漸基於出表之　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
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
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
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鼇荊山之石所得者連
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

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
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
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
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
兩漢亦所示　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
用歷及魏晉之始稍　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註經傳　或　同　之　甫謐獨　其

[illegible]紀其[illegible]傳[illegible]但古文[illegible]

[illegible]始得行[illegible]辭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嚴久而愈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正義 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者舒也書緯[illegible]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句也[illegible]劉熙釋[illegible]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illegible]六[illegible]是筆[illegible]有以彼五經者非是君[illegible]出言即所爲別立其稱[illegible]事立故不[illegible]正是君言[illegible]書因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耳[illegible]年左[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名書也[illegible]
[illegible]隨事立名[illegible]事舉要名
[illegible]曰書也[illegible]所[illegible]意別名各
[illegible]過魯觀書[illegible]太史氏見[illegible]家與魯
[illegible]尚書起存亡註說之由序爲尚書
[illegible]故曰尚書[illegible]頌曰[illegible]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
其事使理相亂[illegible]綱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
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illegible]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
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
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揔述
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氏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測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籍書

正義 古者至生焉○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大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居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illegible]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illegible]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illegible]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illegible]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illegible]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illegible]治後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illegible]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illegible]直言後
[illegible]聖人[illegible]是伏犧者[illegible]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
書[illegible]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illegible]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illegible]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illegible]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
[illegible]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
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
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
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
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
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
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
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
又云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政之
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
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
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

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
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
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
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
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
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
檝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
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不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
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
以此[illegible]事云古者不云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
[illegible]亦是彼時之驗則上古[illegible]何廢伏犧[illegible]也其蒼頡則說者不
故世本云蒼頡作[illegible]班固[illegible]誕[illegible]傳玄[illegible]云蒼頡黃
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illegible]邑索靖皆云古之王也[illegible]云在神

黃帝之前譜牒罔云在伏羲之前張
云在伏羲之前張
[illegible]帝之世[illegible]云當在伏羲[illegible]帝之世慎
[illegible]帝至[illegible]德[illegible]二百十六
[illegible]帝王生於[illegible]所通之紀[illegible]羅紀自
分爲十紀[illegible]大率一紀二十七萬
十年[illegible]紀者元頊一也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
[illegible]命六也循飛七也[illegible]八也攝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
[illegible]君頊在[illegible]攝[illegible]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
定亦不可以難[illegible]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
犧前六紀後三紀亦[illegible]據張揖愼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
說訖之紀以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
計實其刻曰碁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
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
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
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仁腹文曰信
又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
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
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

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
遠者字有剔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
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
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
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
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
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蓋益則伏犧時其卦未[illegible]
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illegible]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
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
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二歸可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
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伏

三墳云大道也少昊顓

[illegible]神農黃帝之書[illegible]
現高辛后[illegible]少昊五世[illegible]只帝道也（少昊帝名
[illegible]昊帝老

又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己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
（一）孫炎曰青陽少昊之子母曰嫘祖（二）皇甫謐曰青陽高陽之弟姓良帝
嚳卜妃姒姓鄞口毒反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
氏姓伊耆氏初恐倍唐氏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堯帝舜也姓姚氏國
號有虞顓頊六世孫鯀腰之子母曰攝提登以土德王
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二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正義）伏犧至
○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
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
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
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
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
軒轅於壽丘長於姬水皇甫謐曰軒轅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
少昊金天顓頊母曰景僕景僕曰星貫月如虹感女樞
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亦龍顏亦龍晻然陰風感而

有娀氏二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
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
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舉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
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
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
皆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
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
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
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
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
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
故也案左傳上有三皇謂伏羲神農祝融下有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此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
孔知然者案入之堯典舜典云三皇之書二帝二典准此二典而上則五帝
五典也五典之下數與三皇二墳之書也五典之上數與三皇
當墳又大名曰皇
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云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鄭玄亦

三其書即三墳五典世傳鄭之以三皇無文或漢後錄定
者記當時之事不
過也世次孔君今所撰定三
又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
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與作之條不
見有女媧何以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
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
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
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
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所以
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
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
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則在前乎又況融及顓頊
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
者經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向云霸

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
於曰以名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
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且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
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
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無書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
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
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
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
世本經於暴秦爲需者也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
於世本以此而向美一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
民此濫矣辨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
孔君八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
窓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
相次皆者作見於易
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三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迺別其美

一 明文也月令孔曰少昊冬言曰顓頊

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稱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上云書起軒轅同以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

○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正義 至于至一揆○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則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詁誓命即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揔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喻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正義 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

訓在西亭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大藝皆是此直爲書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正義 八卦至此書也○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揔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揔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綺反劉琴綺

反相息亮反倚相陵靈王時史官也（正義）春秋至遺書也○以上因有外交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illegible]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揔言帝王耳先

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刪色姦反（正義）先君至九丘○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其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

ANCI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爲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此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正義

討論至百篇○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礼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薀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八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

綱云舉定據篇代大者言之幾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必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眾目隨之幾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以為帝舉以上朴略難學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自至局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云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出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泰誓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幾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繆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於禹之時有德堯乃試以事歷試諸難納於大麓烈風雷雨而弗迷然後禪以帝位作堯典舜典合為一篇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也舜典曰慎徐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也皐陶謨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是也益稷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也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是也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是也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仲虺之誥曰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慙德是也太甲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是也咸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是也盤庚曰盤庚遷于殷民胥動以浮于天是也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是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也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是也旅獒曰惟克盡物之性是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是也大誥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是也微子之命曰殷王元子是也歸禾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大誥天下是也嘉禾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土是也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是也酒誥曰王若曰封告爾多邦越爾御事是也梓材曰王若曰封汝悉以殷民世享是也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是也洛誥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是也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無逸曰周公曰嗚呼是也君奭曰在昔殷先哲王是也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也立政曰周公作立政是也顧命曰成王崩是也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是也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是也君牙曰惟周文武是也冏命曰惟甲胄起兵是也呂刑曰惟呂命王是也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是也費誓曰公曰嗟是也秦誓曰惟十有二年是也

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

正義曰所以至其義○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挾書之律

二世誅戮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世胡亥

正義曰及秦至屋壁○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先羣臣後難乃曰云解音蟹

二世誅戮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世胡亥

正義曰及秦至屋壁○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先羣臣後難乃曰云解音蟹○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已明白及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奉主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

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
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
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
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
御覽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
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
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
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
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考史
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
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
慎生斿斿爲陳涉博士斿弟子襄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
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
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

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尸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
也伏生名勝過古卧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 正義漢室至得聞○
待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
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
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於刺學不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
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
始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
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
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
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

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

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字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
乃伏生所加也以尚冠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
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
出而論之焉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亦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
上下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
不止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
乃正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
務以天言之鄭玄溷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
孔君視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
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
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
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
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
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
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睘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

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
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誰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
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
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
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
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
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正義
至魯至壞宅 ○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
於魯爲王死諡曰共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褒

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鍾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

舊音閤又如字下同皐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遥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賓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堂反

【正義】悉以至能者○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躰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惟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能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

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揔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下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

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滅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滅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滅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

於將來。○爲于僞反輩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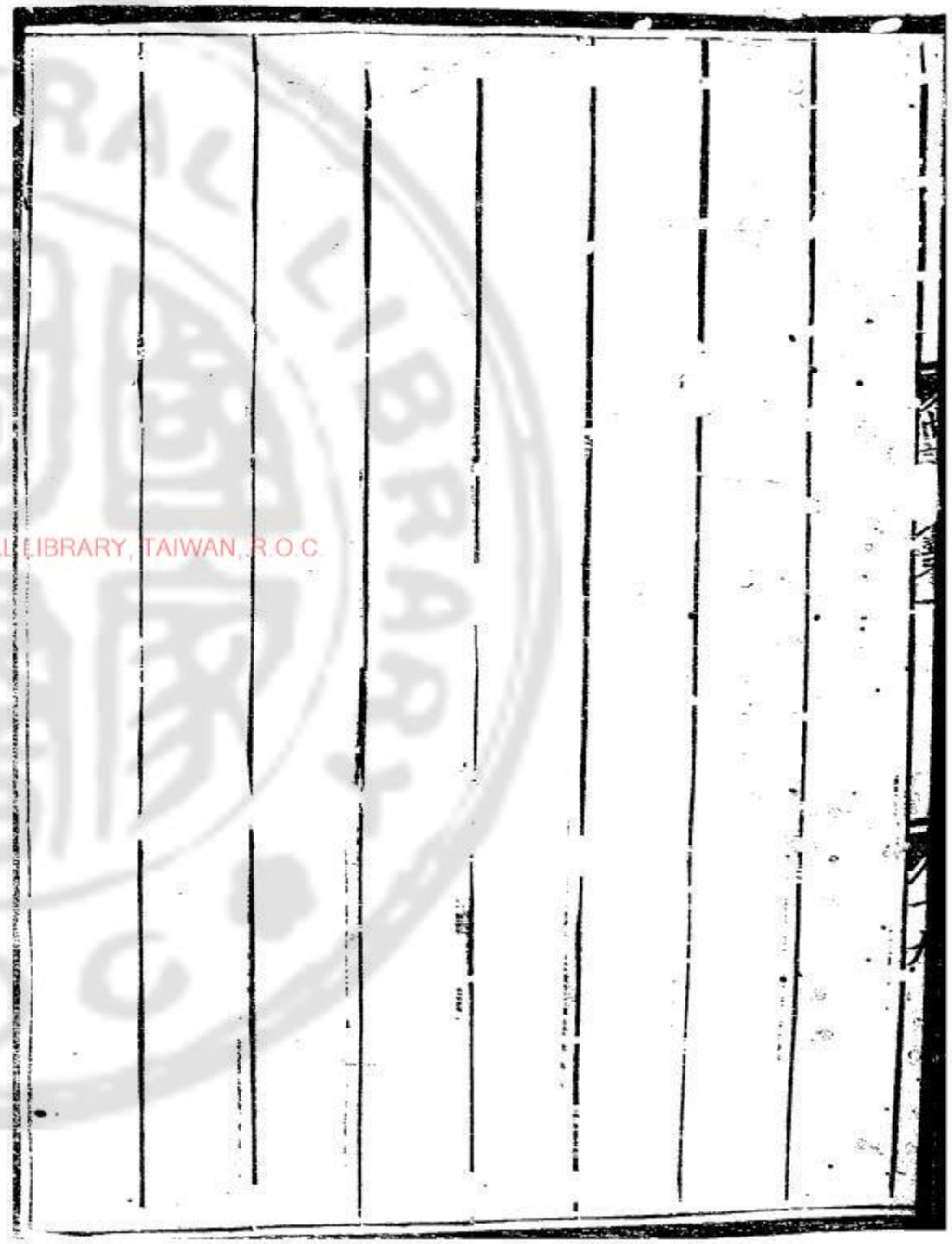
正義 承詔至將來。○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位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捃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爲于僞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敗以之反

正義 書序至隱也。○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揔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

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改寓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乱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躰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理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看長安因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註疏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二

孔　穎達　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正義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故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躰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躰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正義

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並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

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鄭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泜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一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二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二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二十四篇爲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爲十六卷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爲二十六卷除八篇故爲十六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號云流爲僞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

©2012 PEK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組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常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傳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腎陽劓刵劉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為預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鳶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慕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即註也以傳述為義舊說漢已前稱傳（正義）以註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諡也曩善傳聖曰堯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光宅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老使讀遂禪之○遁本作遯遯徒遜反退也避也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作堯典（義）昔在至堯典○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咸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撿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七九十六篇明君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各單作明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甘誓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君無逸等四篇爲二十七

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辯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吾上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以將遜道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雲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昔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止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從上自下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之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之而者矢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索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礼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先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

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
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
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
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
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
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
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
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秘
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
名數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
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
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
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
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
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
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挾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
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
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
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
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
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
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
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謚謚者累也累
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
之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
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
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
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
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
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
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

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使至禪之○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汝陟帝位爲攝因即直言爲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正義 堯典○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且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揔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允信克能光充塞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
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
溢音逸
正義曰若至上下○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
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
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
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
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
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
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若順
釋言也詩稱考卜惟王烝箋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
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未以一也結
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
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
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
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

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
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
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
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
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論語稱惇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
今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
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貢鄉公皆以鄭爲長非
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
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
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
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
文慮深温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
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
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
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允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

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傳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惟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兼數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兼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礼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旁及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兮反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正義曰克明至時雍○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得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曽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九爲九族者公族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公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
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
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日官族姓萬邦謂天下
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
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
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
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若此言用
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
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
徒佞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
○傳既已至章明○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
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
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
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
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
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

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
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
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
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以昭爲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
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
明共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
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
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
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
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
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
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
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乃命
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
之後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司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旦出於陽谷陽衍字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儐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折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訛五和反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

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時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昧武內反冥莫定反寅餞納日平秋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毨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裘用也申命和叔老壯在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下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別彼列反

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而氄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音耎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氄尺銳反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咨嗟聲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俟遵反十日爲旬匝子合反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與也（正義）乃命至咸熙○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

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揔爲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揔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明曰暘名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毛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帝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下民務勤收斂禽畜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氄毛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今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之○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若亦是顓

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轉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王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神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

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云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言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坤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亂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生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

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之民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此五鳥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親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

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以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摠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黍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多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

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故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於此注亦以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注亦以星辰爲之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摠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

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冊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居在帝覩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百訛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至可知○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爲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訛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入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猶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

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大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

WWW.NAFSEISLAM.COM

拍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迎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惣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

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勞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氂○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狀也孳字古本同耳字訓愛也産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産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氂交接故交接曰氂討當先氂後孳隨便言之○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訖化至一隅○訖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亭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秋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充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晝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謂房心連體心統其

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星其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華改○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華謂變華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

入日也約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耄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

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此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惣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諱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惣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賡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

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傳咨嗟曆象○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迺四時曰朞朞即迺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互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揔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

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十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傳允信至其善○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鞏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也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放方往反註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註同爭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狠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

方方爲害○湯音傷洪音戶工方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之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劒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凡言吁者皆非常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故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帝曰往欽哉 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正義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皆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

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狠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

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是言不忠信爲囂也其人心既頑囂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

臣當非毋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嚳以為皆明察愚臣以對
聖帝何哉舜以知人不易知容意深心固難照察儁乂矯
節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以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
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鬭訟之事放齊所不如也驩兜舊稱
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儁乂子不為凶人
者儁乂雖有鬭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
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
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儁乂故也○傳采事至事者○
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
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
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
其功○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歎之
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嘆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
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君此官故以官氏也討論人對帝
之辭則其人於時君此官也時見在官

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
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僉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
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
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
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為已功其人
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
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
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漫必漫
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
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狠其侮
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
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
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
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拥塞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
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
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帝之功非復帝人所及自非舉舜登庸

大禹致六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從之多罪
勳采既謝愈豐自主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
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亞非下愚未有
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
至稱焉○上列義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
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
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
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
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
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
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義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即是義和至今仍得
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
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義
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爲害○湯湯波動
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
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湯湯至漫天○湯湯廣平之貌言水

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
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驤驤乘
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
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惣言浩浩盛大若漫
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乂治也○俾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僉皆
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
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
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曰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
善類○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
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矣也圮毀
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
性很矣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
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矣違衆用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
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
方六是古方之事爲人之表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異已

已退也。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
○傳勑鯀至用之○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狠
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
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
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
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
明之鑒既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
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
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
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釋天云載歲也夏
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
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
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
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
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

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
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
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
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
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
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
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
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
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灾以運來時不可距
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
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
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
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已之私鯀之治水
乃爲國事上人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

CHINES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讓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簟反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十計反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嬀音居危反汭音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正義帝曰咨四至欽哉○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

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

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巽順至之事○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致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今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註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

舜之意也六玉世子論與賢之法云　以事舉或以言湯揚亦舉
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平明之中
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卜闕
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
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
舉故今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
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
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
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
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師衆錫與釋詁文無
妻曰鰥釋名云愁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
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
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
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
故遭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皆離室家尚謂之鰥不
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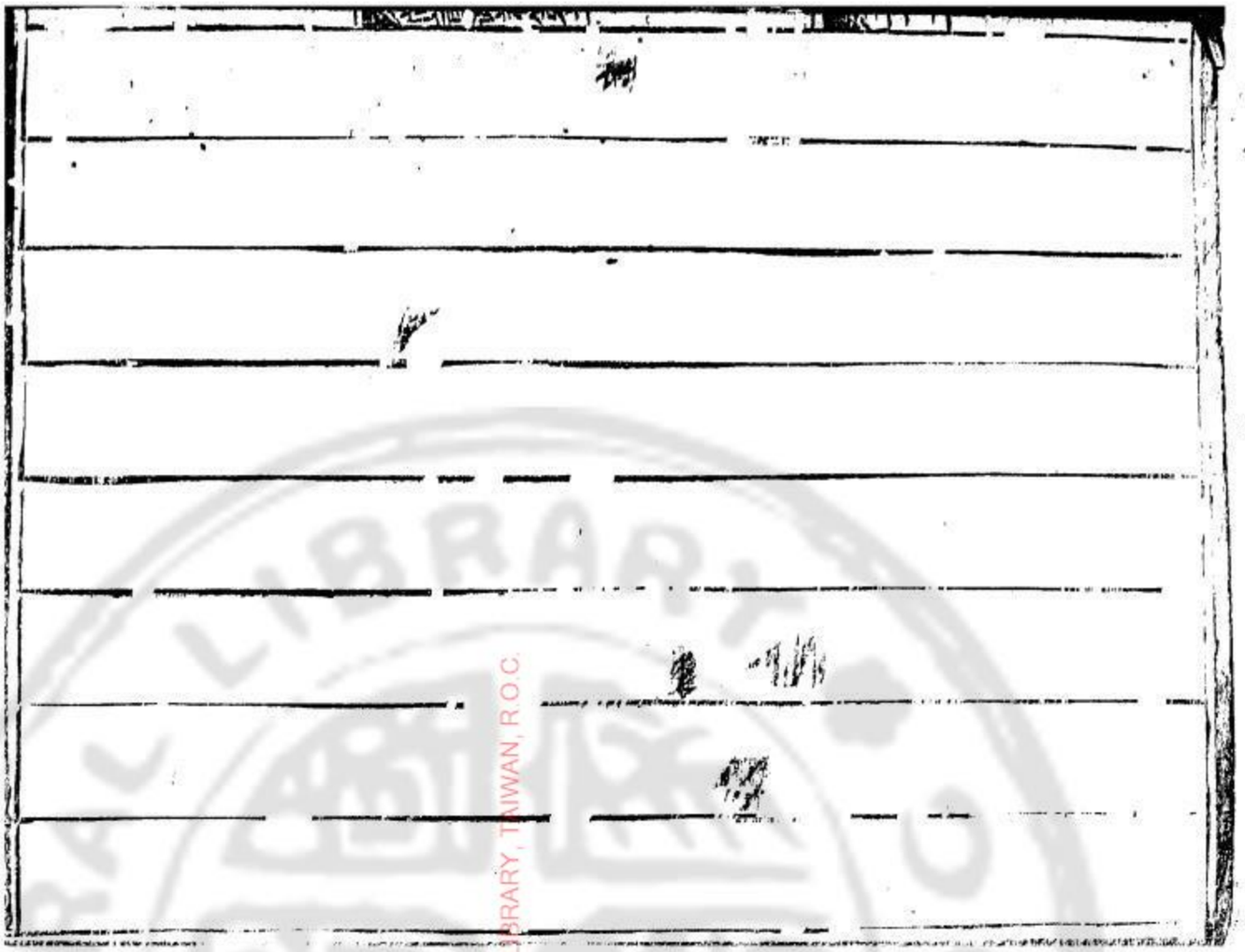
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莫則此舜氏曰有虞謂
項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
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
地是也然則舜居虞郡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
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
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
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
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
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
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
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衆臣為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
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
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雅博詢吏人非
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
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俞然釋言文
然其所以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亦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

有舜不名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
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
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
至並惡○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
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
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
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
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
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
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
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
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
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
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

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光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
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于姦惡○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
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
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
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
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
孝升聞大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
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桂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
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
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
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
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
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
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
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
女妻至治國○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

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揔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至大矣○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以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向書註疏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二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謹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　爲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難乃冊反

作舜典　舜之義與堯同（義）虞舜至舜典○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以作舜典○傳爲庶人故微賤○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

HATHITRUST DIGIT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昭六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叟瞽叟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燕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燕人矣蓋至瞽叟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道而行之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王註無施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

上下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正義）曰若至以位○昔東晉之初豫章内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録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舜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下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徵用○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者天子之朝也

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禱戭大臨奄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揆度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遥反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録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録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厎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疐非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正義 愼徽至弗嗣○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愼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揔録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

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司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總百官也周官云

堯雲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堯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是得其次叙皆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時爲之又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述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擣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文曰堯書數舜之功曰賓

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列内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録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録至於天○麓聲近録故爲録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幾之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録萬機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録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若大録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温夏寒也舜録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格來釋言文

詢謀陟升釋詁文厎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緜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緜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桀法云緜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緜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緜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祖之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

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濬音旋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禋于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衍音演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僞反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正義

正月至羣后○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主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息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一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

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察至與否○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以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

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耻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續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而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云攝告○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

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禋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

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望於山川大揔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中嶽曰虎通云岳者何捔也捔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太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捔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岳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各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太川也言偏于羣神則神無不偏故羣神謂立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止始○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

日月食盡謂之既既是既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時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爲曰祭訖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

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還音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有如字徐于敷反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註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

正義 歲二月至以庸○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

小又修五禮之禮修五玉之禮修三帛之禮修諸侯世子公之禮
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禮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雁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
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
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
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
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
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
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
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
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
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
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
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
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

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
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
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守者也巡者
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
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
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宗之與泰
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爲四岳之
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
○傳東岳至子男○四時各至其方岳山川故云東
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
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
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一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
上等諸侯爲中等伯之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
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
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

必不可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性幣
粢盛黍稷豆爵觳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
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觳侯伯七觳子男五
觳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
五牢飧三牢又上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
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嶽視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
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
爵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
同○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
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
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
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
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
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
當勘校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
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
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
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
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
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
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
之衡稱鎚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
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
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
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五○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
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
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
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

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雉執至執雉○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illegible]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卒終至則否○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太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

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

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

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荊楊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

鞭作官刑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擾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扑普下反徐敷卜反榎皆雅反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右欲反徐音鹵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州○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竄三

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節反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摠見之

正義 肇十至咸服○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爲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朴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動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徒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部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
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
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
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
傳封大至通利○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
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
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
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
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
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
云濟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
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濟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法○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
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
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
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

宥寬至五刑○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
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
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
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放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
依例刑殺故完全其躰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
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
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
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
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此鞭爲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
扑雖輕猶羈其躰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
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
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刑○此有
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潘浪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
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
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
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傳扑撾至撻之○學記云撾

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楷也楚荊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治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

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眚過至殺之○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眚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

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洲○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狠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在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此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軍敦頑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懲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舉共工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嚚訟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足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不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方命圮族

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躰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其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揔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皐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皐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殂才枯反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白交反

正義 二十至八音○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莫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得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傳殂落至七歲○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揔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傳考妣至思慕○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服斬衰擅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過絕至者遠○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爲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蕭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也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緦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

詢于四岳闢四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闢婢亦反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
厚行德信使足長善○博音敷長丁丈反下同**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音乃旦反任音壬又音而鴆反

(正義) 月正至率服○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也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勑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朝告○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

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鄭云月令孟春之月日窮于次是也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日攝其位堯崩諒闇而不君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詢謀釋詁文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諺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必堯舜之聖求賢又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壅塞○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傳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以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咨謀

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更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
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
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此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惟當敬授
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柔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
之言也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
爲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
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
足爲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効之爲善
而行也○傳任使至來服○任使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使也
論語說爲邦之法云遠使人若人爲斥遠之令
不干朝政朝無使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
而戎狄亦見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
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
者言舜曰以別堯○奮佛運反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

憲順也求其人使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皆誰乎
鯀爲宗伯入爲天子司空
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
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之
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
至地臣事君之禮稽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
契息列反陶音遙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
其讓敕使往宅百揆義
舜曰至往哉○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
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
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
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
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

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當是起動之意故爲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爲事也各自以意訓且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僉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

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皋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正義 帝曰棄至百穀○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五品

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正義 帝曰契至在寬○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處昌慮反朝直遙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正義 帝曰皐陶至克允○帝呼皐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未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經言五服謂皋陶所

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筰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筰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二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

THE DIGITAL ARCHIVE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敎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天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敎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棲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謂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蠻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皐至過之○相助詰皐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皐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王義)傳問誰至臣名○工記

僉曰垂哉 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王義)傳問誰至臣名○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冷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其職事○共音恭 (王義)傳共謂供其職事○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兼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殳斨伯與二臣名○斨七良反與音餘

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順之○益皐陶子也 (王義)傳上謂至能之○言上下草木鳥獸則山澤虞之官各掌其敎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

予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義)作朕虞○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義)傳朱虎至之中○知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義)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内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内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内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内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内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汝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義)傳三禮至姜姓○伯夷臣名姜姓(義)傳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名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此經不言疇咨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義)傳秩序至之官○堯復訓者此爲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爲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義)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徐音夷(義)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焉也典禮之官施行政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

CHINESE MUSEUM OF THE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賠昧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夔音求龜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莊栗戰栗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水徐音詠又如字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拊音撫徐音府

正義 帝曰夔至率舞○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令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荅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胄長至孝友○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也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

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此直而温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温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傲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温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温栗也直寬剛簡即皐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躰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道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

二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傳聲謂至和樂○周禮太師云吏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六爲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

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傳石磬至可知○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
石爲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
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
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
諸首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
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
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帝云百獸
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即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
之○即徐在力反讒士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反殄丁忍反
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
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喉音侯
（疏義）帝曰龍至惟允○帝呼龍曰
龍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

言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
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無令百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
傳堲疾至絕之○堲聲近疾故爲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
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
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詩美仲山甫
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
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
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
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
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
勑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
（疏義）帝曰咨至大功○帝
既命用報官乃總戒勑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
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
下之功成王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

○傳以此文揔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日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揔勑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黜丑律反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不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北如字又音佩今力呈反

（正義）三載至三苗○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不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

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正義 傳歷試至八年○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正義 傳方道至十二歲○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註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後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二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

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

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汨音骨

九共九篇槀飫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共音恭王已勇反法也馬同槀苦報反飫於據反槀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揔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

亦作古

正義 帝釐至稾飫○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稾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複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稾勞飫賜也○左傳言槁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稾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註疏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尚書註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矢厥謨矢陳也○皐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皐陶謨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謨亦作謩益稷凡三篇

正義　皐陶至益稷○皐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失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二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揔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

【正義】傳禹稱至謀也○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皐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 順考古道而言之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

【正義】曰若至于帝○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專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易以豉反治直吏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

義曰后至時克○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苟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能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

○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逐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爲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

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眷居倦反奄於檢反

正義 益曰至下君。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歷反響許丈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意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吁況俱反度徒布虞度徒洛反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咈扶弗反戾連弟反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當我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卧反

正義 禹曰至來王。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

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誡慎之哉所誡者當儆誡其心無意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誡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誡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隋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恒○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傳淫過至為戒○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躰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干求至賤之○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傳咈戾至戒之○堯典已訓咈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乎怪反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正義 禹曰至乃功○禹因益言又獻謀

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自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勑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荅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

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刻爲次便文耳六民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已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縻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厚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

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潅溉火能熹飪金能斷割木能曲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祇佐天治物鄭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八十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幾汝不辭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卷反頤以之服反○種章用反降江巷反

德乃降黎民懷之 遍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歸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美為主所宜念之（義）帝曰格至念功○此辭言將禪禹帝乎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服服之可令皐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慶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之釋發此人在此罪農知有罪乃發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重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以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皐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録其功以禪之言皐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遵行至服之○遵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傳茲此至可誣○茲此釋詁文釋爲念義故爲發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皐陶下云惟帝念功是念功知發是發罪言念發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皐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皐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已讓皐陶事非虛妄以義爲主

或干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善仁愛之道○辜音孤好呼報反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正義 帝曰皐陶至之休○帝以禹讓皐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皐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皐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遇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言皐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儆居領反重直用反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丕普悲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於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

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正義】帝曰來至不再○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

名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爲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爲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慎天位脩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爲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音梅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

卜○敵必亦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
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皆從卜不因吉無所枝下○僉七潛反
禹曰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
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禹曰至汝諧○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
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
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
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
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周禮有
衛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箸尋之名
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以若枚數然請卜不請筮者舉
重也○傳帝王至後卜○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

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
官周禮司寇斷獄為敵獄是敵為斷也鼂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
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己心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
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上○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
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
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其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
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
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
一也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
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說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
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諧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毋至之任
○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
勿姦也士人言毋猶今人言莫矣左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朔旦冬命于神宗受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正音政徐音征卒

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正義）正月至之初○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揔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無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濟子禮反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封之○蠢春允反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氐叛天災之○咎其九反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正義）帝曰咨至有勳○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

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
有衆皆聽從我命入于羣蠻於鳴
惡不恭命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爲賢反矣
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
爾衆士奉此讁責之辭代彼有罪之國汝等無幾同心盡力以從
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呂刑稱苗
一曰竹王是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
流其三苗于三危謂舜若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賁敏分
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分復不率命禹徂征是三
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謂侯之
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貌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
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
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
緜既延延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
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
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公侯不率帝道率循

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堯舜
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
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雲書即舜史所録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
禹也○傳會諸至之貌○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
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
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
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旅而言濟濟知是
衆成之貌○傳蠢動至討之○蠢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曰入爲昏
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猾至德義○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
故爲猾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
猾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猾侮爲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猾侮意亦
同鄭玄云猾亂侮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猾侮連言之慢
先王典教自得聖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

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發仁賢任姦佞○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未反脅許業反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屆音戒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户高反旻武巾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豉反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誕音但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

七旬有苗格 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

去京師二千一五百里也
○洞徒弄反又音禮
義三旬至苗格○禹既誓於衆而必師
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
益乃進謀以仕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
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
道欲禹修德講靈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驕帝乃初耕於歷山
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
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已
無罪辭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
寘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苦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
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
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
辭○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
責辭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
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
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辭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

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
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千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
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
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
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
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
佐至致遠○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苗至也釋詁文
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苗乃據人言
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
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
○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
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
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

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慝惡至頑父○慝之爲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惡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瞽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傳誠和至易感○誠亦咸也咸訓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衆○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開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之○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干楯至武事○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

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傳討而至百里。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句侯綏要荒荒最在外三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皐陶謨 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爲于僞反 正義 傳謨謀至舜謀。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皐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蹈徒報反 **禹曰俞如何** 然其言問所以行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身修絕句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皆在此道。惇切韻都昆反 **禹拜昌言曰俞** 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 正義 曰若至曰俞。史將言皐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己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釋詁云迪道也聲偕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已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

安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正義）皐陶曰都在至孔壬○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知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被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正義）皐陶至采采○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眞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顏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爲驗○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

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 問九德品例

皐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慤愿而恭恪○愿音願慤切韻苦角反恪苦各反

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擾順也致果爲毅○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

直而溫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斷丁亂反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撓女孝反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正義 禹曰至吉哉○皐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皐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義哉○傳性寬至莊栗○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蛇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慤愿而恭恪○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爲德○傳亂治至謹敬○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爲毅○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

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之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傳性簡至廉隅○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傳剛斷而實塞○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傳無所至合義○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剛者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止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二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苦暫能爲之未成爲德

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浚息俊反馬云大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嚴如字馬徐魚檢反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和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

績其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
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
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
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
爲國也然後撫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
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
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
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
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德至大夫○此文
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
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爲待之意故俊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
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
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
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鄭以三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

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天
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抵亦爲敬敬有二
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大夫皆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
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
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揔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
侯○傳翕合至在官○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
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
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
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
凡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
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
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爲治故云治
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傳僚工至無非○
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
鄭玄亦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

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糴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凌反業如字徐五荅反幾徐音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五典分扶問反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衷音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正義 無教至懋哉○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敬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叙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幸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絶惡當承
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
召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爲至之常○毋者禁戒之
辭人君身爲臣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
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謂天下爲國詩
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言慎罹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
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高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
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
耳禹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曠之爲空
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
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
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則天之官君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
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
治之故人代天君之不可不慎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天叙
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

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
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爲天
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
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教徧
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庸常釋詁文又云由
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
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
禮以褒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
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饋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
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
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
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慎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
五禮施于臣下次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
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又可
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衷之爲善當訓正故左傳云
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

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然則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

正義 天聰至襄哉○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聰明○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明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
爲人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君之
此又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
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敬懼○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
罰不避貴賤此之違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
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
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
皐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
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
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若謂我上之所言也傳
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
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
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
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
德陽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註疏卷第四

尚書註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　禹稱其人（義）傳禹稱至名篇○禹言暨益暨稷皆是禹稱因以名篇（義）其二人之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昌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湯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音茲皐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又莊下反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畎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鴆反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鱉必滅反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當丁浪反

（正義）帝曰來至汝昌言○皐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曰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為食

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皐至當言○上篇皐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皐陶也明上篇皐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皐陶爲帝舜謀者以比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皐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瞀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或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慆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即橋直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九玉反輦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愼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輦爲一古篆變形字躰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至進食○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礼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

HTTPS://HARVARD.COM/ CENTRAL DOCUMENTS

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甽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甽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甽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甽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甽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舉難得之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授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戹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注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營蒲而去當營雨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

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義

禹曰都至曰俞○禹以皐陶然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其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百人○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刑好也太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推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股音古肱古弘反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當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官又官奚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會胡對反馬鄭服旌旗○蟲直弓反

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黃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澡粉米說文作黺黻徐本作絲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衮工本反僭子念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

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撻他末反又他達反笞勑疑反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鴆反義帝曰臣至威之○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

CC-0. Kavikulguru Kalidas Sanskrit University Ramtek Collection

火粉米黼黻於絺冕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
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
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
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遠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
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揔
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
愚訟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
佚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擯其身以記之書其
過者以以識所以擯之書之者與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
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顓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揔
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
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
爲○傳言大躰若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躰如一身也
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躰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
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我○釋詁云左右助憲也同訓
爲憲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
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
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
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明衣服上下摽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
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爲之○詩云四方于宣論語
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
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
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
之前耳○傳日月至旌旗○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
時節故並稱辰爲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揔上三事爲辰辰非別
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
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是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
也次亦當祭之故令君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
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

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
葬盛姬畫日月七星羊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
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
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
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
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
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
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
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
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
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
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
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
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
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
耳○傳會五至爲飾○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

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
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
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
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
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
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
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詩云魚在在
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
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
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
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米米若聚
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
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
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
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

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冕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
綌麤故鳥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
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
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
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
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
天也顏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
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雉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
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黎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
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彝鬱樽也故虞夏以
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
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
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謂龍爲衮宗
彝爲鸞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
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此
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
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
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
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
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
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
絺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
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
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
然故以衮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
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
絺繡之義摠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大迥未知所說誰得
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
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冊言而下明天
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
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

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
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限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
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冕諸侯七冕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
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
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
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
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
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
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
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
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
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
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
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爲公自
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
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推衮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

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
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彰飾彼
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此經大意
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知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
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
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其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
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
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
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辦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悲怒乖雜則時
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
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
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
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
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

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猶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四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臣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若當察之知其非乃捷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燕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

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善惡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二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參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爲則丈八尺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君尊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

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其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揔上三者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捷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黎賢眾

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慢反字又作敖好呼報反

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 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額五客反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典反

予創若時娶辛壬癸甲 創懲也塗山國名徵

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扶又反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声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千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丁丈反五長衆官之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正義）禹曰至惟叙○禹既得帝言乃荅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宜試驗不知臧否則群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文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頟頟然桓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丹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

KATHMANDU CENTRAL LIBRARY TARANTO.CO.

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万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迆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叙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而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献賢至用之○釋言云献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傳丹朱堯子○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書夜常頟頟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群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冊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晝二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娶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間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亡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甸○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揔計九州用二十七萬甸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

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尉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爲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万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国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万邦丞民曰撰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

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守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兵記自記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會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傳薄迫至帝室○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奬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蹈爲有功之長言蹈覆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義）皐陶至惟明○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皐陶爲帝所任偏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之次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辭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三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擊柷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擽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歆許金反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鏞音庸間間側之間鳥獸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簴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蹌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韶時昭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於予並如字

（正義）夔曰至允諧○皐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治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求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戛擊至明之○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差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強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揔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群治故殊言在位群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惟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

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蹌蹌然○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厠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揚揚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躰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

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揔上下之樂言九成致奉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其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反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有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辭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天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目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颺音揚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太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揔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戒群臣自今日往敬其職事哉

正義

帝庸至往欽哉○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政大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及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欲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下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蓋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傳賽續至其義○詩云西有長賽毛傳亦以賽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註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録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内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濬思俊反刊若安反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任而鴈反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義）禹別至作貢○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左史録其事以爲古四夷之篇○傳分其圻界○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遺洪

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之劉其○傳刊其木深其流○
經言隨山刊木亦以山林之木可爲文故言隨山不云隨山爲何事故傳
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
傳任其至是功○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
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
土謂定其肥墝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稅下
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
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助
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
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
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
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
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
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
爲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
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

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
雲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禹
貢禹制九州貢法義○禹貢○此篇史述爲文發首冀高山大川言禹治
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
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
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揔
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
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揔言四海之內量其遠
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揔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
傳禹制九州貢法○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
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
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禹敷土隨山刊木洪水浩
溢禹分
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敷
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敷釋文行下孟反○冀高山大川冀定
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
所視○冀田遍反瀆音獨下同
義禹敷至大川○言禹分布
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

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遵道決流其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
謂定其次秩望卑定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
洪水至通治○詩傳云洪洚流也洪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洚溢
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
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
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瀰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
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
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爲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
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
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之○傳奠定至所視○禮定器於地通名爲
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岱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
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
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
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
餘視伯子男徃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洚溢祭祀
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

九山刊旅是次秩
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
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 ○冀吾器反州九州名義見爾
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義 冀州○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
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
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
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
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
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
州豫州高於青徐而入雍豫之水從青徐揚梁荆之水從揚梁荆
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
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
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
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
不言平地冀州四隩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
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知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

白帝也○傳堯所至至書○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大皇侃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奠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即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 義 傳壺口至而西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 義 傳高平至○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大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屈縣東有霍太山此屈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陽也

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名之南故云岳陽也 義 傳覃懷至衡漳○地理志河內從覃懷致功至橫漳○覃徒南反底之履反懷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近

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也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若對反

正義 傳無塊至而壤○九章筭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

正義 傳賦謂至之賦○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差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羌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二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揔計以定羌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六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羌降即以羌等爲上之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賦也然一井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
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
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
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
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大
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中丁仲反
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瘠非反瘠在亦反

正義 傳田之至第五○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
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
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
上如肅之義肥廣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
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數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
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
則爲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從才用反 正義 傳二水至耕作○二水沂濟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
容反 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
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天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
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
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
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
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
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循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
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寤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
汲郡修武縣吳澤也寤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爲
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
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
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

島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君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正義 傳海曲至除○孔讀島爲島島是海中之山
島夷北夷國 九章算術所云海島斷絕不可踐量是也傳

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島獸之皮爲遭汶水衣今民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島夷東方之民傳今民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肅云島夷東北夷國名也王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義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尉遲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廻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漸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覲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冀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冀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

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意出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羔異於餘州也甸服立方千里異之此土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畧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 義 兗州○傳東南至距河○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異異近也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禀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敵壄受性慈良故云雍雍壄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 義 傳河水至北是○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太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聚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樸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

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沮七餘反（正義）傳雷夏至此澤○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縣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正義）桑土至宅土○傳桑土至桑蠶○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自章昭音勃僨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條長也○繇音遙馬云抽也（正義）傳繇茂條長也○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十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

田第六

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傳貞正至相當○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

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載馬鄭本作年義傳治水至此同○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漆音七盛反義傳地宜至貢焉○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音成義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

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具鄭玄以爲織如具以下傳謂織爲細紵具爲水物則具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貢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貝矣是濟漯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義傳青州○岱音代泰山也義傳東北

至距岱○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并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嵎音隅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

（正義）傳嵎夷至故道○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鹵涯魚佳反

（正義）傳濱涯至斥鹵○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勑其反種章勇反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鈆寅專反宇從谷谷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碔砆之屬

（正義）傳畎谷至貢之○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鈆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註同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檿烏簟反山桑也

（正義）傳檿桑至瑟弦○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正義）浮于汶○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汶音問

淮沂其

又蒙羽其藝藝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
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
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
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
菽故藝爲種也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
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 義傳大野至可耕○地理志云大野澤
深者曰豬劉東胡反 義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
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濘水夷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
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
耕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埴市力反鄭作識徐鄭王皆
讀曰熾韋昭音試斬如字本又作蘸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
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

反叢才公反 義傳土黏至叢生○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
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厥田
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
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
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燾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 義傳王者至四方○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建
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之
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
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
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
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
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
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

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義傳夏翟至琴瑟○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燕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濱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蚌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遍反義傳泗水至美魚○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纖細也縞白繒纖細也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繒似陵反義傳玄黑至當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解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浮于淮泗達于河陽鳥攸居彭蠡既豬○蠡音禮張勃吳録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義傳揚州○傳彭蠡至此澤○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東流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隂九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

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屬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正義）傳震澤至震澤○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盖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盖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簜他莽反（正義）傳篠竹箭

簜大竹○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於嬌反馬云長也喬其嬌反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下丈反（正義）傳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厥土惟塗泥池泉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正義）傳金銀銅也○金既揔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瑤音遙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瓚韋昭音貫（正義）傳瑤琨皆美玉○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齒

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犀細兮反旄音毛梗音緶又婢善反 正義 傳齒象至豫章○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夷卉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徐許貴反 正義 傳南海至葛越○上傳海曲謂之島之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舌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厥篚織具 織細紵具水物 正義 傳織細至水物○傳以具非織物而云織具則具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具貽具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具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橘均必反柚由究反裹音果 正義 傳小曰至不常○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

文淵閣書館 ARTHUR SACKLER CENTRAL LIBRARY TRUTH ... LIBRARY

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 正義 傳順流至入泗○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淮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此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正義 荊州○傳北據至之陽○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朝直遙反 正義 傳二水至宗尊也○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羌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正義 傳江於至之中○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治之難也地理志尤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反潛捷康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義) 傳沱江至故道○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尒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川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鄂江首出南郡江陵縣東北分為三枝南入於海其中枝即此沱江是也江別為沱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太穴中通嶋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辯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荊梁二州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他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夢作乂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直(義)傳雲夢至之治○雲徐云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使反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

名若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旣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出與揚州同

（義）傳土所至州同○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杶榦栝柏 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杶勑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櫄榦本又作榦故旦反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柘章夜反

（義）傳榦柘至曰栝○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杶櫄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櫄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砮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

（義）傳砥細至朱類○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箘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簵音路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蓍近附近之近

（義）傳箘簵至稱善○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箘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愼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績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 橘柚

（義）傳橘柚○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

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菁茅 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甲菹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

（正義）傳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匣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蓂菁也蓂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眷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眷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

（正義）傳此州至綬類○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 尺一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馬云納入也

（正義）傳尺二至納之○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正義）浮于江沱潛漢○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荊河惟豫州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正義）豫州○傳伊出至入河○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冢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滎波既豬 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滎戶扃反滎澤也波如字馬本又播滎播澤名遏烏葛反（正義）傳滎澤至遏豬○沇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士可反註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註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及爾雅皆作孟諸宋藪澤也（正義）傳菏澤至被之○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壚

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綿○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正義傳縛細緜○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緜耳纖是細故言細綿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正義傳治玉至磬錯○詩云沱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又胡瓜反正義梁州○傳東豫至黑水○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正義傳岷山至荊州○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于江潛出于漢一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韋音盧和如字又作龢鄭云和讀曰洹治直吏反下同正義傳蔡蒙至可藝○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蔡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正義傳色青黑而沃壤○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正義傳田第至三等○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

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周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正義）傳璆玉至剛鐵○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熊羆狐貍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黃貍力疑反罽紀例反（正義）傳貢四至金罽○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窺井反（正義）傳西傾至曰沔○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正義）傳越沔至曰亂○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雍於用反（正義）雍州○傳西距至州西○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正義）傳導之至合黎○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

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代 正義 傳屬逮至於渭○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沮七徐反灃芳弓反 正義 傳漆沮至於渭○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荊岐既旅 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治直吏反 正義 傳已旅至之荊○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嫌與上荊爲一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荊州之荊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二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正義 傳三山至相望○以荊岐單名此山複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下隰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正義 傳下隰至致功○下隰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

丕普悲反（正義）傳西裔至之功○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正義）傳田第一至功少○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羌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球音求琳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正義）傳球琳至似珠○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爲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正義）傳積石至西界○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于渭汭

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上時掌反（正義）傳逆流至西上○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

CC-BY-NC-S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秋也○崘魯門反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記云北發渠搜是也髳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義）傳織皮至戎秋也○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崐崘為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

（義）導岍及岐○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水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此故自此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二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雍州○荊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義）

傳此謂至西河○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正義) 傳三山至黨西○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底柱山名在河水中 (正義) 傳此三至東行○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 (正義) 傳此二至言之○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傾窺并反圉魚呂反 (正義) 傳西傾至南山○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 相首尾而東○華如字又戶化反 (正義) 傳相首尾而東○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 (正義) 傳四

山至荊州○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水舉所施功之山於上叩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嶓冢至于荊山

漾水出嶓冢荊山在荊州○漾羊尚反

(正義)傳漾水至荊州○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嶓冢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爲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二山名

(正義)傳內方至荊州○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頊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

(正義)傳岷山江所出在梁州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正義)傳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橫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

(正義)傳弱水○此下所導凡有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艾反馬云地名

(正義)導弱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

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溢音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義）傳黑水至南海○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幸三千餘里故滇正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義）傳施功至通流○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

CENTRAL LIBRARY

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至東行

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見賢遍反虢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孟津如字洛地地名湊七豆反

正義 傳孟津至爲津○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嚭郭撫梅反字或作𨛜

正義 傳洛汭至北行○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降如字鄭戶江反

正義 傳降水至澤名○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胷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爲九河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殺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賣反

同爲逆河入于海 間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渤蒲元反

正義 傳同合至敘之○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

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

正義 傳泉始至漢水○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別流在荊州○浪音郎

正義 傳別流在荊州○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澨市制反

南入于江 觸山廻南入江○觸切韻尺玉反

東匯澤爲彭蠡 匯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匯徐胡罪反韋空爲反

東爲北江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

正義 傳自彭至入海○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沱唐河反

正義 傳江東至東行○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澧音禮

正義 傳澧水名○鄭云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

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正義 傳江分至地名○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東迆北會于匯 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迆以爾反馬云靡也 正義 傳迆溢至彭蠡○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

東爲中江入于海 有北有中南可知 正義 傳有北有中南可知○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沇水東流爲濟 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沇音兗又以轉反 正義 傳泉源至平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入于河溢爲滎 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數色主反下同一本作十所 正義 傳濟水至東南○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丘再成○陶音桃 正義 傳陶丘丘再成○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菏 菏澤之水 **又東北會于汶** 濟與汶合 **又北東入于海** 北折而東○折之設反

導淮自桐柏 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正義 傳桐柏至之東○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盖桐柏之陽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正義）傳與泗至入海○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方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傳鳥鼠至出焉○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鵗其鼠爲鼵李巡曰鵗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鵗似鷃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灃音豐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翊與職反（正義）傳漆沮至翊北○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

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九州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之州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

會同京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貢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仁喚反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皆法壤由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

（義）九州至中邦○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揔叙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尖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揔結之○傳所同事在下○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揔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壚墳墾辟還復其壤墳壚之性
也諸州之土青黎黃白墳壚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
三者以言也致所忻者財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
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土壤各有肥瘠貢賦
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
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
等人功修少當時小民要民之常務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
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
言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
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義)錫土至朕行○此
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一經皆史美禹功
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
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文天子立
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
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合我至行者○台我釋詁文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
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此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
德賜姓曰姒作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
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
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
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
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
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
服治用去王城面五百里○甸田
遍反爲(義)五百里甸服○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
于爲反(義)內路有遠近更敘溝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
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
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
遠近者供祭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
三服去京師漸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

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與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音揔近附近之近稾故老反供音恭飼音嗣

正義 傳甸服至國焉○去王城五百里揔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銍珍栗反穗亦作穟音

正義 傳銍刈謂禾穗○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秸稾也服稾役○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鞂

正義 傳秸稾也服稾役○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弥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正義 傳所納至者多○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正義 傳甸服至服事○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主一

正義 傳侯服至主一○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計反又而鴆反下同

正義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 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爲于僞反

正義 傳三百至一名○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候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綏息遺反

正義 傳綏安至政教○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實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

正義 傳揆度至皆同○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奮方問反

正義 傳文教至以安○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一遙反束如字音來

正義 傳綏服至文教○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見其深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馬云夷易也

二百里

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差初佳反又初賈反 正義 傳蔡法至差簡○蔡之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使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正義 傳要服至簡略○服名荒者王肅云改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正義 傳以文至以法○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羌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羌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正義 傳流移至千里○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此有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可據信漢之孝武交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滅大半然

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里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里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朔北也與音預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訖斤密反

正義 東漸至成功○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入至朝見○漸是沾濕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成功○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蒙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蓋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

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
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註疏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七

甘誓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

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似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

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啓與至甘誓○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孟子稱之曰萬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皆朝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無啓立有扈氏不服伐之蓋由自堯舜

受彈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正義】甘誓○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卧反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絕之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

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前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孥子也非但止汝身孥及子孫言盡殺之大戰至戮汝。○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郊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累劣偽反義之大戰至戮汝。○孥音奴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令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遠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戰之使盡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六軍至六事。○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摠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帝。○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其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情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六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

與呈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孚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左右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揔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

© 2011 DIGITAL CENTRAL LIBRARY, ROC

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耻累也○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耻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盖其一也○于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正義）太康至之歌○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五子之歌啓之五子因以名篇（正義）五子之歌○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盖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迷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本又作佾豫本又作忬音同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喪息浪反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

CENTRAL LIBRARY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畋音田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

歌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畋○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

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徯胡啓反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叙怨

正義 太康至作歌○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叙怨○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根亡國都其四根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揔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

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思親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 馭六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貌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懍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能敬則不驕在上其一至不敬不驕則高而不危 (正義)○我君祖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要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

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腐索絶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絶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

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禽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甘一音户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豔反人於豔反**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一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正義）傳陶唐至四○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

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底之履反**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若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貽以之反遺唯季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覆芳服反共音恭（正義）其四至絕祀○有明明之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大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緜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爲業費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曷戶割反**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怩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或作睢（正義）其五至可追○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毒徧天下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蓋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忸怩蓋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湎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又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胤國名胤征奉辭罰羲和至胤征○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湎淫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傳羲氏至甲乙○羲氏和氏世

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惟仲康肇位四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肇音兆

師爲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含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舍音捨胤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

○傳羿廢至天子○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踈矣**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警勑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

木舌所以振文教○遒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藝本又作埶更音庚救其織反**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義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儆證至安家○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儆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

法○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傳遒人至文教○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至失常○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倒丁老反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俶本又作倂亦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嗇音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于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爲政

之與籍若周官六鄉之治典先時謂瞽象之法四時節氣玆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先悉慮反又如字註先時先天同放亦作赦治直吏反**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瞽象後天時雖治其官乎○後胡豆反義惟時至無赦○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懶怠是爲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繫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若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顛覆言反倒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也人當竪立今乃反倒

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亂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寢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俶始至所主○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謂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日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旁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

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昌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日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曰至百役○文十五年左傳云曰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群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群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瞽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君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

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疆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事衆使用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崑音昆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殲子廉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間○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涴涅著物也一音烏卧反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

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懋音茂辟音避

（正義）今予至戒哉○羲和所犯如上故合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沂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

THE TOKYO UNIVERSITY CENTRAL LIBRARY, JAPAN

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愼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湎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於火○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眦睚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反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

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王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方之反沃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

自契至釐沃○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雖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録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録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録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雖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以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二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城中有成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原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傳葛國至於亳○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伯爵也發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祇巨支反

義傳葛國至於亳○正義曰鄭玄云葛嬴姓之國是也皇甫謐云今梁寧陵縣北有葛鄉是葛國之處也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

以愛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義)曉人也伊尹不得志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用賢故退還○復扶又反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其而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義)傳鳩方至曰遇○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遇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相息亮反

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

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

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陑音阮

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　正義伊尹至湯誓○伊尹以夏政酬惡志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

南○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以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

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慤勤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湯征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湯誓 戒誓湯士衆

正義 湯誓○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亭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亭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此桀於一夫○格庚白反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改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復扶又反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惰徒卧反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從誓言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正義 王曰至攸赦○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

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貿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爭農又相率爲割剥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弃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桀始至一夫○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

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王至順天○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剥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上既歎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

欲終身以喪桀也所以況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曰若喪亡我乃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僞故通謂僞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僞也○傳古之至勿犯○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伯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

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禅代之後順天應人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之神禅時戴友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止音征又音政句音鉤

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禅代之後順天應人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

作夏社疑至臣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亳三篇皆亡○亳音

户工義湯既至臣亳○湯既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亳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禅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見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商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

法云冨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無功多於社即令廢社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巍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桂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桂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社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社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毅至與臣窟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子寂反從才容反

遂伐三嬰厥寶玉 三嬰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嬰子公反俘音孚字行尸剛反一音如字

義傳三嬰至寶之○湯伐三嬰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嬰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桀於三嬰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章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蔭嘉穀故取而寶之

誥伯仲伯作

典寶一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虺作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

正義湯歸至作誥○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正義仲虺之誥○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怙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

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
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 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恐來世論道我放
天子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 曰嗚呼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 惟天生
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
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
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 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 成湯放桀于南巢○桀奔南巢
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
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若桀之所

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
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
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
大罪○矯居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
爲主也○臧作郎反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
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
世所常○繁音煩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
反又必爾反鋤仕魚反鋤彼我反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
況我之道德善言是聽聞乎無道之惡有

道自然理○惡烏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近也不近聲色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王義 ○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桀明也○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桀以至於明則桀是名之始故桀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勉於德者則勉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勉之以賞用人之言君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王義 德懋至不吝○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君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王義

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耻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褒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已矣○仇音求餉式亮反及 **曰奚獨後予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奚何也獨辭也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后來無罰** 胡啓反蘇字亦作穌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舊謂初征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弱則兼之閒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正義乃者却說已過之事
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
徵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
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
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
也孟子稱湯使毫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
則葛伯所殺殺老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
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
征葛以人之在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赦之
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
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
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
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
與緣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
爲國亂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侮謂侮慢
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
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命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
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
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
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民暴其意亦在桀也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懈工債反

正義 德日至乃離○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爲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
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
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
顓陽說九族乃異姓有爲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
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

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尚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痛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使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後世○中如字中或作忠非孫徐以樹反徐于況反又如字**謂人莫已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報反**鳴呼愼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鮮息淺反**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民昏暴者覆亡之○覆芳服反及暴薄報反字或作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

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祭大義告天下(正義)湯既至湯誥○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告工毒反(正義)王歸自克夏○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燕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

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天也衷善也

正義 降衷于下民○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

正義 弗忍荼毒○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寃訴天地○寃紆元反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寤五故反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后反

正義 敢用玄牡○擅弓玄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

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揔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聿遂也★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酌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正義）傳聿遂至請命○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者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佑下民桀知其罪遂伏（正義）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貢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咸也劉創林反貢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貢飾易亨卦文也

天命弗僭賁若草 僭差貢飾易亨卦文也

木兆民允殖 僭差貢飾也煥然咸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劉創林反貢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貢飾易亨卦文也（正義）天命至允殖○桀以大罪身即傳此伐至衆心○經言玆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正義）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慄慄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即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大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鄭玄注論語云
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正義惟簡在上帝之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亦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正義咎單作明居○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
作明居咎單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善卷末同
咎單以今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
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正義成湯至徂后○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
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篹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
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太甲太丁子世本文
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
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
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
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孔氏傳　孔頴達疏

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正義）惟元祀。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湯崩踰月即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侯甸群后咸在** 在位次。見賢遍反 **百官總己以聽** 王喪。見賢遍反

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歆祭皆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祠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王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 居位主喪。祗音支。見賢遍反 **侯甸群后咸在** 在位次。甸徒遍反 **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總音揔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正義傳湯有至稱焉○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上將掌反禳如羊反正義傳先君至禳災○有夏先君揔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襄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其器反鼈必滅反正義山川至咸若○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正義于其至自亳○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

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長丁丈反正義立愛至四海○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咈扶弗反正義先民時若○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恕正義居上克明○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爲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正義檢身若不及○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

畋時謂淫風 畋求也時過之風俗○畋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 敢有侮聖言違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侮 侮慢也違背也耆老也頑愚也比親也○侮慢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違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侮慢聖人之言違背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侮音悔違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 諸侯犯此之道 臣下不匡其刑墨貝訓于蒙士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則以爭臣自匡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匡正○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額魚曰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 (義)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義)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謂淫遊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違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殉者必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

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侮謂輕漫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憂其喪亡之故則宜以争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鄭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其甚明可法○洋音羊徐音翔

(正義)聖謨至孔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賚力代反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正義)爾惟至厥宗○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爲至之訓○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

也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遥反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正義　太甲至三篇○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揔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經稱營于桐宮密迩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内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禀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彼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於綺反○

正義　惟嗣至阿衡○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盖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録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於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爲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故諟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 (正義)傳顧還至天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 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遠于萬反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

(正義)惟尹躬○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丕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丕敷反徐甫眉反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相悉亮反 敢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

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畯迪大歷反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懌音亦(羲)伊尹至有辭○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昭十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閔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

弩以張詒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政反。【正義】傳未能至不已。○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回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正義】伊尹至世迷。○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居憂位。【正義】傳往入至憂位。○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推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闋，苦穴反。

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正義）惟三至于亳○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胥息餘反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討反（正義）傳速召至其身○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

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逭胡亂反

正義 傳孽災至可逃○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豕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徐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

拜手首至手

正義 傳拜手首至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喪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荅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群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

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徯胡啓反（正義）並其至無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美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懋音茂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正義）傳言當至聽德○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聽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遂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災無斁○斁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正義）伊尹申誥于王○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

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註及下同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正義）傳言安至所法○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揔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正義）惟明明后○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正義）慎終于始○欲慎其終於始即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正義）傳胡何至其正○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

正義 傳成功至安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正義 伊尹作咸有一德○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正義 咸有一德○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正義 伊尹至于德○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工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也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諶徐市林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代而兼之

正義 九有以亡○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

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聞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正義）傳享當至天命○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閒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僭子念反（正義）惟吉至在德○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

之義○行下孟反殺色界反衰殺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爲上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如字下爲下同徐皆于僞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豉反

正義 今嗣王至惟一○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既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慎難無得以爲異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囧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爲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囧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群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
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言以合於能爲常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大 又曰一哉王心
能一德則一心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丞反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丁丈反 義
嗚呼至觀政○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爲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諸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不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

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燕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
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燕子王者謂燕子之後自
帝別立宋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燕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
子同正立
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
民以事君自生 無
自廣以狹人匹夫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
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户夾反盡徐子忍反註同

義 無自至厥功○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爲人主
無得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小
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
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

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于亳 毒反 咎單遂訓伊尹事 訓暢其所行
功德之事 作沃丁 咎單忠臣名
作此篇以戒
亡

義 沃丁至作沃丁○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
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又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
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世本本
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
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
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
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
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之更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
大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
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太甲子 亳有祥桑穀共
生于朝 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拱也朝直遥反 伊陟贊于

巫咸作咸乂四篇

贊告也巫成臣名皆亡○巫咸
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正義）伊
至四篇○伊陟轉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臣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賛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子○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雍己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太戊立是太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盈之曰拱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清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

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躰貌不恭容儀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賛告至臣名○禮有賛者皆以言告人故賛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賛于伊陟 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正義）○言太戊賛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 太戊子去亳囂地名○囂五羔反

正義 仲丁遷于囂○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時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支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作仲丁 陳遷都之義亡

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作河亶甲 亡

祖乙圮于耿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

正義 傳亶甲至曰圮○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焉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 亡

尚書註疏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本以作般歩干反治直吏反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盤庚至三篇○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語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揔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叙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怨○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

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
并數湯爲五湯　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
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
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
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
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
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
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
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
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南
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
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
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
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
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
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

已又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
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
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
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
都人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
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
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巳來民
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二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
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
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
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
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孔意蓋
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
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
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

名篇○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録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正義

○盤庚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目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籲音喻慼千歷反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盡子忍反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馬云五邦謂商立亳囂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

知天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蘖五逆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底之履反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汝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烈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此亦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頌云商邑翼翼據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也別有新邑居也○傳籲和也憂則不和慼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

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眞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揔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蘖哉○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斆戶教反下如字度如字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遥反

正義 盤庚至攸箴○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斆教至朝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賛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賛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以下

正義 傳衆羣臣以下○周禮小司冠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

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傲五報反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正義傳先王○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任而鴆反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正義傳王布至其指○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正義傳聒聒至何謂○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惕他歷反正義非予至觀火○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拙

之劣反 正義 傳逸過至汝過○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紊音問稼音文 正義 傳紊亂至有福○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稼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揔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戒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昏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昏暋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文反 正義 傳戎大至所有○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爲暋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爲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 正義 傳責公至毒害○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不相率共徙是

爲敗禍姦宄以自
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
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
弄反又音 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
通痛也 義傳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
乃短長之命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
不若小民○相時上息亮反又馬云視上徐息羊反
儉息廉反馬云儉利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告**
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情告上
恐汝沈溺於衆有 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
禍害○曷何末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綱之
○燎力召反力烏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
近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
汝自爲非 咎也靖謀也是
謀所致 義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
發舉有過口之愚故以言相規愚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
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
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
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
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
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絶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
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忽害○曷何同音故曷爲
何也顧氏云汝以浮云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
衆人不免禍害也○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
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

爲非謀所致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丞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正義 遲任至非德○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住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傳遲至貴舊○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

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禘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

正義 予告至有志○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侮亡甫反易以豉反

正義 傳不用至易之○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丁丈反

正義 傳盤庚至之謀○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去起呂反

正義 無有至厥善○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衆 有善則衆臣之功○臧徐子郎反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佚音逸

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誠告汝衆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度

正義 度乃口○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乃話民之弗

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誕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 咸造勿斁在王庭 咸誠於衆○誥胡快反馬云告也言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斁慢○造士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爲也斁息列反 盤庚乃登進厥民 升進命使前 盤庚 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爲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斁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叙其事以爲盤庚將語之目○傳爲此至民徙○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舟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 傳話善至於衆○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也鄭玄云古話善言也

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也 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鮮息淺反 (義)傳民亦至天時○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舟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也 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也此傳以害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 (義)傳我殷至行徙○遷都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 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其所爲視民有利則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未反下同 承 用徙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
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
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
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正義）承汝至于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
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
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
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籲羊戍反（正義）予若至厥志○盤庚
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
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
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

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忱市林反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鞠居
六反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
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正義）臭厥載○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
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舡不渡水則敗
其所載物也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
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勑留反（正義）爾忱
至曷瘳○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
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憂汝不謀長父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義汝誕勸憂○凡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義人以善自勸則生在上父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義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利無後日父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父生在民上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穢於廢反義今予至自臭○今我命汝是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他人所誤倚曲迂僻○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義恐人至乃心○言汝心既不欲徙又爲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廻也廻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予迓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義傳迓迎至汝衆○迓迎釋詁文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義予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

EDI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物勞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正義 失于至能迪○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徙○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寔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傳及之○傳湯有至無辭○訓爽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戕在良反又七良反行下孟反

我

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緩反（義）古者至乃死○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六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一戕殘至之行○春秋宣十八年剌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

具乃貝玉亂治也此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盡子忍反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言汝父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丕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義）茲予至弗祥○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子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從乎○亂治至其貪○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具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

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具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貴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上句言咸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咸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訓沈為道言汝父但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不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豉反注同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 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暫

遇人而劫奪之為姦宄於外為先於內○暫才淡反隕于敏反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亦義呼至乃家○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劓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

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劓劓至新邑○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劓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臧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既遷奠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奠田薦反朝直遥反綏爰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

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官以告志○腎時忍反腸徐待良反布心腹言輸誠於百

罔罹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

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讒仕減反

一人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

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訓攸爲所定其所居揔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揔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去羌呂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

（正義）古我至定極○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沉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征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害以至功美○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揔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

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沉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爲民失中故徙以爲之中也

震動萬民以遷 言皆不明己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吏反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謀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賁扶云反

爾謂至茲賁○言我徙以爲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都之大業我從本意如此耳○傳少從至我家○民宅不從違失湯德以從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從故天福之也○傳冲童至其善○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爲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卜筮又於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

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長丁丈反註同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相息亮反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

【正義】嗚呼至叙欽○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善政○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揔稱故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比揔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傳肩任至敬之○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己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書註疏卷第九

故報
反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己位當式
進進皆自用功德

敷民德永有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
長在一心以事君 (正義) 今我至一心
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
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
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在一心以
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說本又作兌音悅註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使攝政

正義高宗至三篇○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叙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
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
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至之谿○以工爲官是其
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
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
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
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
揔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爲相
也惟說命揔百官是使攝位也**說命**始求得而命之（正義）說命○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揔
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王宅**
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正義）王宅憂亮陰三祀○
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
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

也○傳陰默至不言○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
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
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之則爲
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哲本又作喆**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
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反台音怡**恭默思道**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賚力代反徐

音來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俾必爾反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虢寡白反壞音怪供音恭

正義傳傅氏至之形○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說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

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練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遥反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礪力世反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徐音集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往救旱

正義傳霖三日雨○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功言以自警（正義）啓乃至弗瘳○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開汝至自警○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爲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爲于僞反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辟必亦反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總音揔（正義）惟說命總百官○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

正義 尊天有王設都○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王于方反長丁文反治直吏反下同

正義 樹后至師長○此又揔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臣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從才用反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冑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眚

正義 惟口至厥躬○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鎧至用兵○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錢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爲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爲王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惟能是官○昵女乙反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言非賢不爵

正義 官不至其賢○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喪息浪反

正義 有其至厥功○人生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爲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

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正義 無啓寵納侮○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

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正義 傳恥過至大非○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粹雖遂反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黷徒木反數色角反

正義 傳祭不至戒之○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

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德者○王曰至甘盤○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
台音怡（義）周公仰陳殷賢臣有道
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
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
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
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
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學而
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遯徒頓反（義）傳既學至民間○注是
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
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
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
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

亳暨厥終罔顯

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爾惟訓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麴蘗

酒醴須麴蘗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麴起六反蘗魚列反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和如字又胡臥反

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交非一之義遹行也言我能行汝教（義）傳交非至汝教○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已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遹行釋詁文

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正義）惟學至乃來○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已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斅戶孝反（正義）惟斅至罔覺○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愆起虔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俊本又作畯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如字徐五亮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長丁文反下同（正義）傳保衡至之臣○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持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爲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一成其能○俾必爾反撻他達反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六天無能又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河反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爲河反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反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雉耳不聰之異雊鳴○雊工豆反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形音融

訓也亡○音紀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已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叙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雊鳴○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與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倮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後以此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

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亡○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標此爲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爲名下篇揔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爲列也

高宗肜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繹音亦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正義）傳祭之至曰繹○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

釋天文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註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於肜日有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正義）高宗至厥事○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毀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變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比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甘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

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以致絕命○中丁仲反又如字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正義 乃訓至厥德○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爲言者鄭玄云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傳不順至不永○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爲不服罪言既爲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其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

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正義】嗚呼至于昵○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德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昵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爲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短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報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咎惡○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耆祖伊恐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作西伯戡黎戡亦勝也○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戣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云

【正義】殷始至戡黎○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陂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虞芮之訟文三伐與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已後賢臣○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又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近附近之近圻巨依反

正義 西北戡黎○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王心于況反下註宜王者同

正義 傳文王至爲周○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

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至人至知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義）傳至人至知吉○梓訓爲也祖伊未必問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通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的龜但假之以爲言耳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自絕於先王○相息亮反上笑棄我不有康食不寧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常法言多罪○度待洛反倶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倶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万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

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絕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於天下言紂絕以天子之尊事宗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已之性命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天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義）傳摯至也至所言○摯音至本又作摯貞如我所言○摯音至本又作摯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暴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豈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柱天誅乎○參七南反馬云參字

累在上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各反馬云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正義殷既至少師○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少詩照反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正義傳微圻至無道○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酗醟敗亂湯德於後世○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醟湎

面善反嘗音詠說文于命云酌酒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好呼報反宄音軌鄉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六鄉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小民興相爲敵讎讎鄉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爲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殷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今到不待久（義）微子至于今○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之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酒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鄉

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於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偏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鄉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或者不定之辭若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

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聽泥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注同遯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都困反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隮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

正義曰父師至何其○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遯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咸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若曰王子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

化紂沈湎
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
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
教法紂故○咈扶勿反耆工口反長丁文云注同今殷民乃
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乂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
曰犧牷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
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徃
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
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
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
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撿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劒反
治直吏反亟數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揔如字至也解佳賈反
罪合于一多脊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
故使民多脊病而無詔救之者○

脊在
益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 商其沒亡我
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 二人無所爲
我乃顛隮 刻病也我父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
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
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
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 自靖
以不失道○靖馬本作清謂潔也
我不顧行遯 言將與紂俱死所執
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
語默非一途○顧音故徐音故
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
之皆起而沈湎酗酒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心乃無所畏上

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矣其耆老之長與舊有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牲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欲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爲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解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疾病而無詛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也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又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詻二人而一人荅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顯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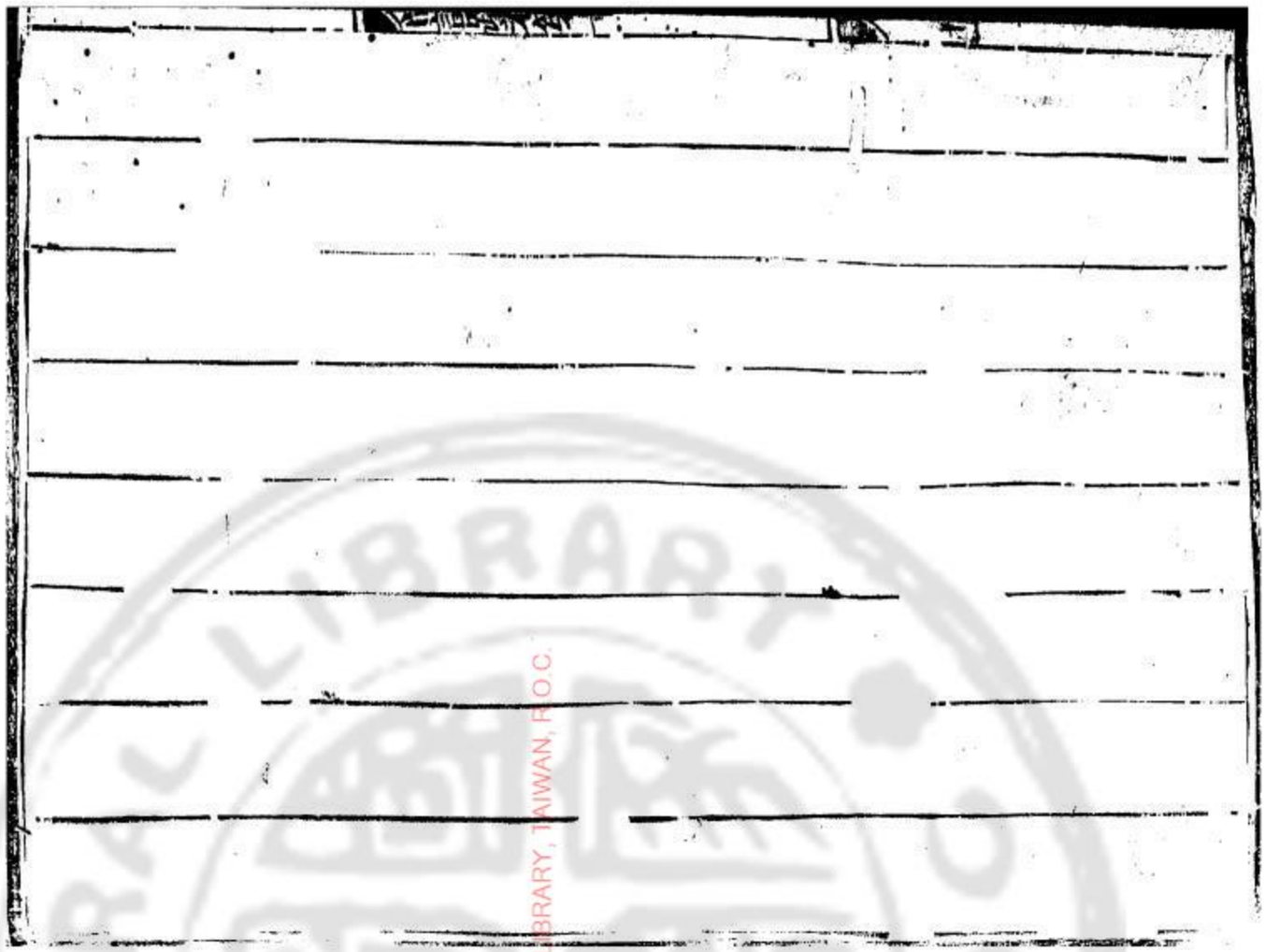
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荅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文在方與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所當畏惟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矣考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躰全具也故躰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爲純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田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坦容行食之謂所司相沿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

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傳一視至解怠○箋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一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滅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後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吏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又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雖

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註疏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三篇** 渡津乃作 正義 惟十至三篇○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弱○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篇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謙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周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又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以自武王始矣
武王以殷之十二月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
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
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
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
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繫稱文王受命改正朔而王號於天下鄭
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
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
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
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
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
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
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拘孔子耳非
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
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

渡津乃作○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
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
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二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
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
乃作言時殷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
篇數武帝時有太常掌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
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
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二篇諸儒多
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
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鳧至五
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龜孚休祥戎商必
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
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皆甚多弗復悉記略

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爲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以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 大會以誓衆 正義 傳大會以誓衆○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正義 惟十至孟津○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正義 傳冢大至聽誓○冢大釋詁文付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揔呼

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

正義 傳生之至爲貴○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亶丁但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

正義 傳沈湎至無辜○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正義 傳一人至政亂○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義 傳土高至奢麗○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臺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刳口胡反剔地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

正義 傳忠良至暴虐○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

祀慢之甚○悛七全反（正義）傳悛改至之甚○左傳稱良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丁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鬬之爭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正義）天佑至厥志○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

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正義）傳力鈞至可見○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

宜恒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勁武一王志在養民動爲隣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挾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異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罪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 正義 傳紂之至同罪。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異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釋天引詩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 正義 傳祭社至於紂。釋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容反 商罪弗可逭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遠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正義）傳次止至之北○次是上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讒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巡也（正義）傳徇循至西土○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揔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蓋反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正義）傳鮐背至小人○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皆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犂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犂故鮐背之耇稱犂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酗況付反（正義）傳過酗至

罪同○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

正義 朋家至彰聞○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更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

正義 傳浮過○物在水上謂水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喪息浪反長丁丈反

正義 傳剝傷至殺之○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于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已音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正義）傳其視至誅之○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傳言我至之占○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正義）傳平人至不同○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

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鍾鼓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篇注同（正義）勗哉至非敵○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反（正義）傳言民至容頭○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

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 正義 傳是其至已上○上篇未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正義 傳言天至法則○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卧反 正義 傳輕狎至神明○鄭玄論語注云狎憤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

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卑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斬側略反又士畧反朝涉遥反脛户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 正義曰傳冬月至之甚○釋器云魚曰斬之奠光云斬斫也說文云斬斬也斬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痡徐音敷又普吳反 正義曰傳痡病

病至及遠○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 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 **弃棄典刑** 弃棄常法而不顧簒子正諫而以爲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 言紂廢享尊之敬營單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技其紂反褻息列反 正義曰郊社至婦人○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紂既絕其命故下是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 正義曰傳祝斷○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迷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天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殄徒典反殲子廉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毅牛既反（正義）傳迪進至之功○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諸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力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正義）傳若紂至之致○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文反卒子忽反

貲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貲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貲音奔稱尺證反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牧女字徐一音茂說文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武王至牧誓○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作牧誓

○傳兵車至全數○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迎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襲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篤襲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

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几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非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夫長○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

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内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百夫長故云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甲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正義)傳是克至早旦○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亡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宜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宜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刃反 (正義)傳紂近至紂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

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黄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戊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 (正義)傳越以至苦之○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黄鉞故知以黄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亞旅** 拍誓戰者 (正義)傳治

事至戰者。孔以於時已補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鄉今呼治事惟三鄉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鄉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鄉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鄉而說是不通

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 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疏)義

傳亞次至門者。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卒帥。帥色類反下同 (疏)義傳師帥至卒帥。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

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疏)義傳八國至之南。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與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刺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

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正義）傳稱舉至干楯○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関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関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言無晨鳴之道○牝類引反徐扶忍反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反（正義）傳索盡至國亡○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牝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揔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正義）傳妲己至用之○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

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又反（正義）傳昏亂至鬼神○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荅相當之事故荅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

之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正義）傳王父至以道○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踈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也（正義）傳使四至都邑○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刼奪刼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揔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正義）傳今日至一心○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許六反刺七亦反（正義）傳夫子至爲例○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整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正義）傳桓桓武貌○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

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正義）傳貔執夷○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正義）傳商衆至之義○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

識其政事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作武成

武功成文事修（正義）武王至武成○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叙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爲法○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正義）武成○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予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殷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愼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王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穎五十八篇以外錯乱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耶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白○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翼明歩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恒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

國甸侯衛服諸侯皆來奔走於廟執事○
駿音俊反豆本又作梪音邊上時掌反

望大告武成 燔柴祭天望祀山川曰望 告祭告武王成功之事也

先祖後郊天望祀山川 正義 惟一至武成○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六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哦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

廟與此經二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輿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或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治生明月三日也此紕無日未必非二日

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教○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
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
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
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孝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
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釋山云山西曰夕陽
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
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
華陰縣童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
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
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
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揔牛馬○傳四月至執事○
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
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
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駿
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

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也○越三日庚戌○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
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
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
受改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

正義 傳魄
生至一統日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
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
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
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
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
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
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
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
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

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

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正義）傳謂后至先王○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文上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正義）傳后稷至之業○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大音大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正義）傳大王至王家○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正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正義）大邦至其德○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彼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正義）傳言諸至未就○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厎之履反 正義 傳致商至川河○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正義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去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 無道德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烝之承反 正義 暴殄至烝民○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 正義 傳逋亡至大姦○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

亂略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遏烏末反召上[illegible]反本又作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晃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俾必爾反

正義 傳晃服至成命○晃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篚音匪爲于僞反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相息亮反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刃反註同徐音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正義 既戊午至我師○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illegible]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illegible]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illegible]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王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材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正義

傳皆武王禮賢○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府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illegible]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大子則周之相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散西旦反

正義 傳紂所至貧民○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債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正義 傳施舍至服德○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懽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復之事也

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侯公伯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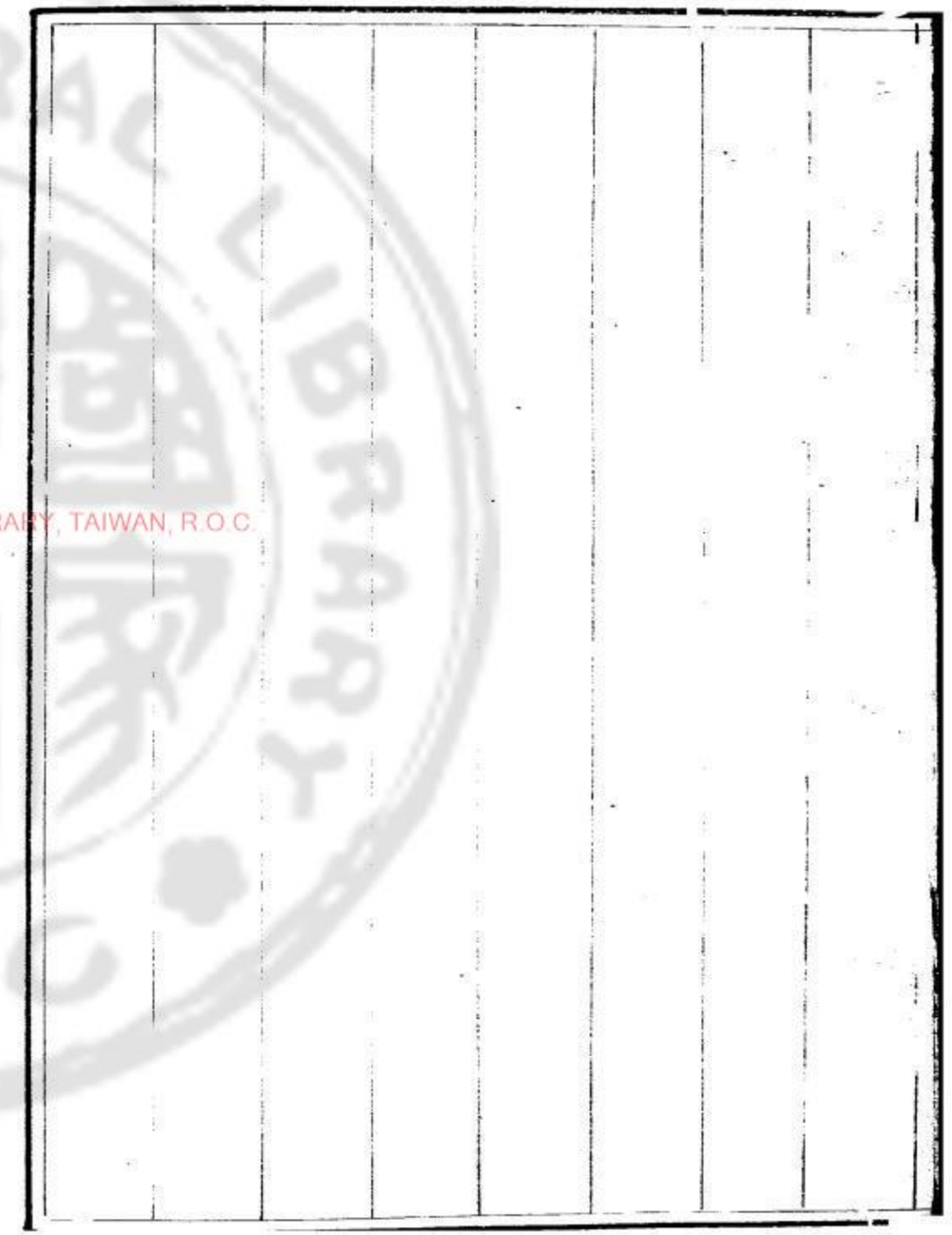
正義 傳列地至二品○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不知周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騎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大子之制地方千里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土二[illegible]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illegible]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正義 重民五教○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惟食喪祭**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亮反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 **崇德報功** 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欲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鴆反治直吏反 正義 垂拱而天下治○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反父音甫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正義曰武王至洪範○武王伐殷既勝殷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殺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叙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殷本紀云紂

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illegible]火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之○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正義 洪範○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彝以之反 正義 惟十至攸叙○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

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叙問天意何由也○傳孟曰至天道○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騭定至之資○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名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天沉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陻塞汩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鯀工本反陻音因汩工忽反行户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斁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注同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或作極音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錫星歷反

正義箕子至攸叙○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

聖總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叙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陻塞至五行○褒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共陻木我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欲為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畀與釋詁文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僖嫌經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孔穎達疏

以黜父罪子發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實爾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叙○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數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興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與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叙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

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皇道攸叙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治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叙○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叙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正義 初一至六極○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揔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曆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至之道○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

也詩云莫匪爾極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傳言天至第敘○貧弱等六者皆謂惡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
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畏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
爲善沮止也止其爲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
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
皆是禹所次弟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
禹所弟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
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
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
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在故三德爲
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爲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
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
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
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
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記發首
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疇之終故於二

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禹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
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
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弟敘不知洛書本有
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
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弟之則孔以弟是禹之所
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
大劉又顧氏以爲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
所弟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
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爲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
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
事既衆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
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
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
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
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
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弟之總爲一疇等行五事

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人如字下同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揉如酉反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正義 一五行至作甘○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弟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名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甘味主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容儀○貌本亦作貌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視常止

CC-0. KOKUMINSHO CENTRAL LIBRARY, INDIA

反徐市止反 四曰聽察是非 五曰思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 貌曰恭儼恪儼魚檢反 言曰從是則可從 視曰明必清審○ 聽曰聰必微諦諦音帝 思曰睿必通於微○睿悅歲反馬云通也 恭作肅心敬 從作乂可以治 明作晢照了○晢之舌反徐丁刻反又之世反 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當丁浪反 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正義 二五

至作聖○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晢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

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此一重

CENTRAL LIBRARY

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效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者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享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智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聰哲

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燕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在必良士卒必練○

義三八政至曰師○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卒子忽反

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

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鄉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若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主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賓用物○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寶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勩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憲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在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正義）四五紀至曆數○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

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一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特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總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傳二十至所會○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弧中旦軫中仲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婁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旨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

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孝伯問士文伯曰冬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猶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

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曆數是也歲月日星傳實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比毗志反注同 正義 五皇極至作極○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

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揔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叙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聚集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凡人皆有善性善

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録叙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禄○好呼報反下遐嫁反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煢歧扃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

義凡厥至高明○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録叙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禄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矣○傳民戢至叙之○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録叙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

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在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叙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治受以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傳不合至勉進○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榮單至畏之○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雲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謂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當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爲于僞反○義人之至用咎○此又言用能有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

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夜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闢婢必反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治○平平婢緜反治直吏反○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正義

無偏至有極○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

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傳偏不正治民心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會謂聚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近之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義曰皇至下王○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剛能立事○克馬云勝也

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能治直吏反**爕友柔克**爕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爕息協反**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平四時爰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辟徐補亦反玉食
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
異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在位不敦平側下民僭差○頗普多反僻
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正義六三德至僭
忒○此三德
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
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
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
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
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沉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
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
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
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

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
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
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
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
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
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
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叙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
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
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詁此三德是王者一人
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
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
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
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
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
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
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中庸云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正美食○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関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則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蓍音尸

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

曰蒙蒙陰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

曰驛氣洛驛不連屬○驛音亦注同屬音燭

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

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卜筮之數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人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士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喚反龜筮共違于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正義七稽至之言○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躰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減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

爲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卜筮之事躰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晦○正義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躰爲內上躰爲外下躰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躰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躰是其終也下躰言正以見上躰不正上躰言終以見下躰爲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工肅云卜五也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爻義當如王廙其衍忒宜極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下

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羲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哻周冔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

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當事若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爲一又摠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逢吉○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主敵於靈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此二從三逆爲小

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小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然則知来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

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又龜筮俱違者雖靈恩義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正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筮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若皆據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若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亥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庶徵

正義

庶眾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則致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

政善致美也○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
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
所以爲衆驗○暘音陽乾
首干燠乃管反長下丈反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
豐也○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
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叙 正義曰雨至無凶○將説其驗先
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
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
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
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
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
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
者之内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

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雨以至衆驗○
易説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
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
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
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
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
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
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
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
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
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
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
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説五事致此五氣
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

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求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傳言五至廡豐○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叙○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未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叙美行之驗○行下孟反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真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何曰晳時燠若君能照晳則時燠順之○晳之設徐音制又音哲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正義曰休徵至風若○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晳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叙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叙惡行之驗○咎其九反曰狂恒雨若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豫羊庶反徐又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

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正義）曰咎徵至風若○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此故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晳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晳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省息井反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列反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正義）曰王省至不寧○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

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星經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叙之也○傳王所至四時○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報反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正義庶民至風雨○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

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

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去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橫華孟反又如字

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凶馬云終也折時設反音之舌反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尫劣○尫烏黃反

正義九五福至曰弱○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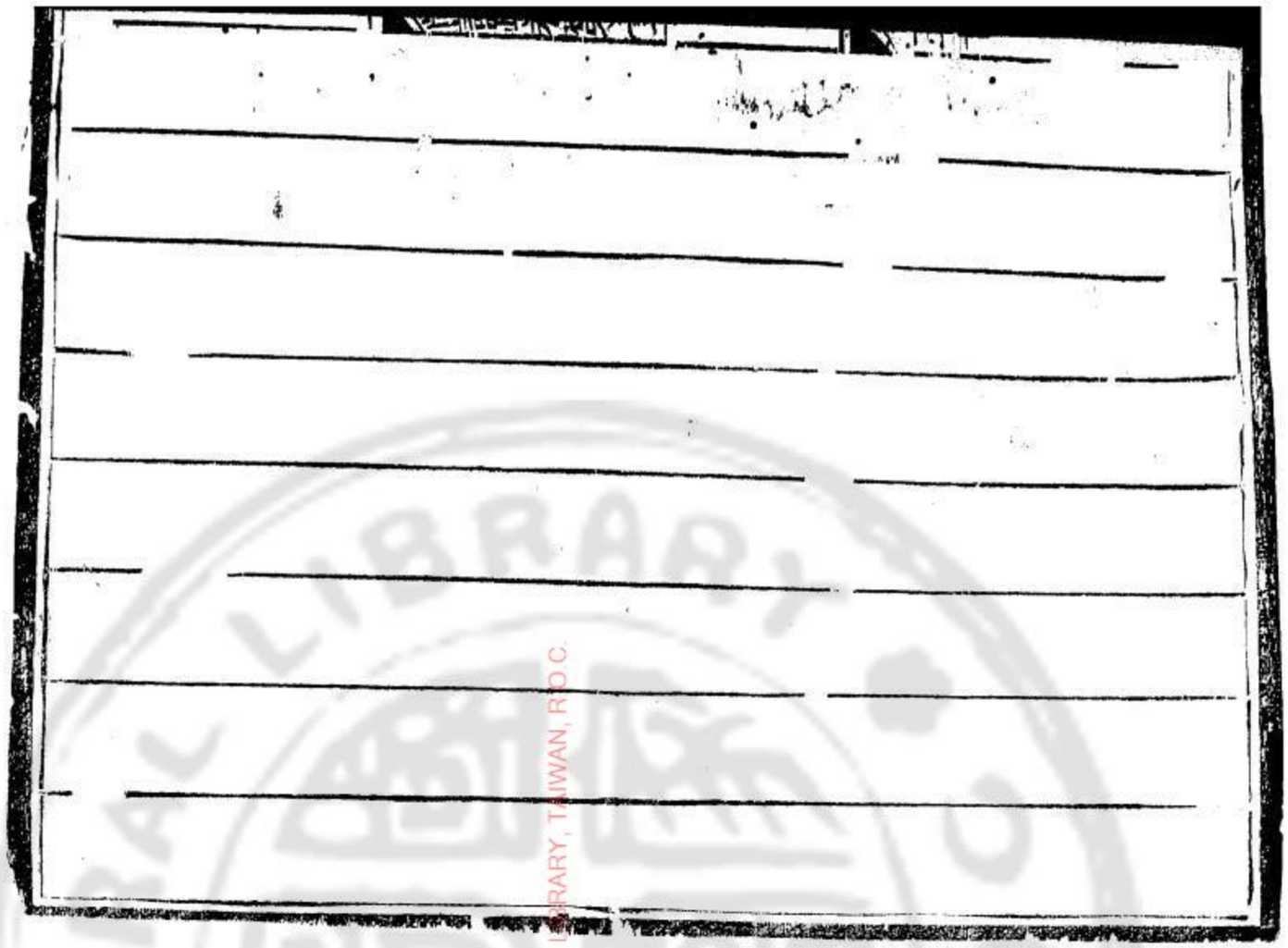
五事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
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
橫夭也六極謂能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
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
醜陋六曰弱志力低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
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
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九者福是人之所欲以亢欲者
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亢所惡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
耳○釋百二十年○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
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人所
嗜好稟諸上天性之
皆不知惡之爲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
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
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波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
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夭○成十
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
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若亦爲福也○傳動不至辛
苦○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
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
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天枉之
名未齠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
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
不同○傳厄劣○厄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
愚惴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
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
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若
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
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
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視聽聰
則謀當於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聖了性得而安
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

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貶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篇之文錯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正義）武王至分器○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詩有言誥戒勑史叙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序云拜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社稷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

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　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　旅獒因獒而陳道義（正義）西旅至旅獒○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犬○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陳戒○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遒豪國人遣其遒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南慕化貢其方賄路無遠不服 ○賄呼罪反 西旅厎貢厥獒 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 ○厎之履反 犬丈反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正義)

惟克至于王 ○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備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

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為異 ○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伯叔之

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
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
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
爲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
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
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
道也○傳天下至華侈○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揔統之辭釋詁
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
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
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爲耳目華侈
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小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
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
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
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
之至其職○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

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
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
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
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無姓異姓王
之甥舅無姓與王無親其分應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
至之道○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
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
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
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遠憲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
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比亦互相見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賛反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豉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盡愛人則人盡其心必矣○盡津忍反下

同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忠盡矣正義人不至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揚至於德○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爲虛受用人言孰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

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以喪息浪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以觀官喚反

不育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竹反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

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寶賢生能則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正義不役至人安○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

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叟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勉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慈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在心爲志詩序文也在心爲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爲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遊觀從貴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安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泞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詩亭云在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撫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未嘗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焉是謂寶賢也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當勤於德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善毀大故君子慎其微○行下孟反累劣僞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爲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正義】嗚呼至世王○所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爲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誡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此揔結上文信蹈行此誡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叙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誡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集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集仕交反徐呂交反芮伯作旅巢

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銳反圻音祁【正義】巢伯至巢命○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叙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正義】武王至金縢○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爲請至開之○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鐷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叙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叙事多而言語

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叙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怢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爲于僞反戚千歷反

公乃自以爲功 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

爲三壇同墠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贊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相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職反徐音置

既克至文王○既克商二年 既克至文王○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

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已事除地爲墠墠內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鬱敬至之辭○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畿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

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忌王疾不寤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恐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傳因大至三壇○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若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周禮太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侯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爲

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遘工巨反遇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波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元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

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勅留反下同爾不許我我乃弭璧與珪不許謂弭藏也言史乃至與珪○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今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汝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墮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墮墜之也若不墜命則

我先王亦來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弭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為至虐暴○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録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傳泰誓牧誓王自讀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必負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謂代今請代者

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憂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来何患不爲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歎歡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不遣曰不廢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以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二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于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反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受三王之命于二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彼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賣反義乃卜至乃瘳○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

體王有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能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言○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觀可識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鄭玄云簭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簭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言開藏以簭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傳公視至必愈○如此兆體拘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豐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壇所卽卜故從壇歸也冀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卽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揜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既喪管叔及其

喪蘇浪反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

王○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巡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二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正義)武王至誚公○公於反誚在笑反以遺唯季反

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王叔至成王○殷法多兄亡弟立三

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慶嚮其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攻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士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

滕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辭比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獲天雷電以風 故有風雷之異○獲户郭反 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拔皮八反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對之應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所藏請命册書本○說如字徐始銳反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 王執書以

涇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噫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沖直忠反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悉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若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新逆馬本作親迎遣使所吏反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王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秋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正義）秋大至大熟○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

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異○上文君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攻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

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反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遭焉○傳二公至請命○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傳周公至之宜○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豳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上文禾偃木按按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尚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懺反視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相息亮反注同 正義武王至大誥○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叛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叙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周○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壹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戚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淮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王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瑟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誥本亦作告 正義曰大誥是陳誅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

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踈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皐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皐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天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夷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夷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繇爾邦多盡津忍反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難乃旦反 延洪惟我幼冲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僞反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忍反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發端難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反徐音憤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 王若至即命○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

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又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武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絶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周公至及之○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都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爾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甚眾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書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童幼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爲蜀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六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民近而天遠以易而兄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在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絶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

既不敬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紂爲曾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言殷後小腆腆其王業欲復之○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後同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馬云閔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鄙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

矧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矧況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大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正義曰有至并吉○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後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難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叙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衆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又并言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
至蠢動○周公丁寧其事正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
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
艱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
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
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之○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
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
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
○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
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
狀○祿父以父罪滅殺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
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
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
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
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
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

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
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
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為美○成十三年左傳
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
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
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王肅云何以言
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逋布吾反**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正義

肆予告至違卜○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惣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去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自貴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

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故頑反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造爲也馬云遺也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卬五剛反我也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毖音祕

正義 肆予沖至圖功○以汝等有難征之意哉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爲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爲天下役事揔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助○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言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

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相息亮反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難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犬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畏如字徐音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省息井反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閟音秘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禍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君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于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正義 已予至丕基○既叙衆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

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友我所支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閟慎至太平○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亦者亦民之義也君臣共爲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

○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天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旦反下爲難同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底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戶郭反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正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作室

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正義 王曰若至弗救○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爲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命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至下御治事者**爽邦田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

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豉反

正義 王曰嗚至不易○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君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龍畝乎言當伐殷○龍力勇反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THE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 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并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

若茲 以卜言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 正義予永至 若茲○

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

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

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

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

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

文王卜也○傳循文至不從○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

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

已善矣不必不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

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

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天命不

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

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祿父 命微子啓代殷後

啓知紂必亡而弁周命為宋公為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 正義 成王至之命○

成王既黜殷君

之命殺武庚乃令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敘其事作
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
湯後○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
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
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
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
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石抱
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
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于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
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
下車投設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
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樂記
云投設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
因舊宋命之爲公今爲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義）微子之命○令以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

惟稽古崇德象賢 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令法之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正音政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

誕受厥命 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撫民以寬政放桀邪逆湯之德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子言能踐湯德又有善譽昭聞遠近○令聞如

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篤本又作竺東谷反

正義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士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爲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效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今反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皇室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

正義 慎乃服命○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

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脂反世世享德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艷反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穎役領反穗似醉反本亦作遂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亡

（正義）唐叔至歸禾○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叙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德○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也禾各主一壟而合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機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也○傳異畝至封晉○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君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以作嘉禾天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
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攝君
○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
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是善則攝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嘉
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
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類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
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此篇後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依反

正義　成王至康誥○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耆酒故次以酒誥卒告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二至主之○此序亦要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揔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路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鼂普白反馬云鼂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汭如銳反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陸云乃洪治

同一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勞力報反（三義）惟三至誥治○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巳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攻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

揔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桓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

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　成王命順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
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爲小子明當受教訓
○長丁文反下同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
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　父文王能
○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
威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
敬可敬刑可刑明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
越我一二邦以修　用此明德慎罰之道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
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　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我西土岐周惟是怙
恃文王之道故其政
教冒彼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怙
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　天乃大命文王殪
戡殷誕受厥命　天天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
謂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殪於計

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於其國於其民惟
是次序皆文王教　乃寡兄勖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
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
諸侯○勖許玉反　王若曰(王義)王若至東土○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
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
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
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曾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
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
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
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
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
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
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
武王無加復加以德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以

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伐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揔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遹音聿又音述馬紹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耆音狗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

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懋音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教

正義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名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恫聲類於痛故恫爲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其者勉○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殺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省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于救反

正義 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人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當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頒敬明之也王曰嗚呼封有叙哉乃大明服教有次叙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畢棄咎惟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罪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所得行○劓魚器反則如志反無或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以舉輕以戒(正義)王曰嗚呼封有至則人○以刑爲人輕行之者故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

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无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則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荊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則者周官五刑所无而呂刑亦云劓則易筮蓋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則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求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則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王曰外言汝陳時臬事師茲殷罰有

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服反

正義 王曰外事至要囚○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土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傳要囚至之至○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彝以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心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款苦管反

正義 王曰汝至乃知○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設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令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己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故事○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己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爲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宄音軌

暋不畏死罔弗憝

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

正義 凡民至弗憝○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暋強至絕之○暋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爲人

兄亦又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鞠居六反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弔音的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泯徐武軫反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文王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正義 王曰封元至無赦○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道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有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善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歐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為至不慈○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總

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爲至不恭○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爲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傳爲人至不友○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戛簡八反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老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別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當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敬思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故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

正義曰不率至以懌○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燕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又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貪有五常故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舉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畢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則爲酷虐大故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然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故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敬思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故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

正義曰不率至以懌○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燕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又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貪有五常故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舉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畢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則爲酷虐大故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然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故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憂常至犯乎○憂猶惰也言爲惰模之常故憂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棄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燕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燕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燕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散則人君爲長君而君之是君亦與長爲一孝經對例以長爲大至之故○以五常於

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正義王曰封爽至厥邦○既言德刑事終而揔言之我所以今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爲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以慎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擾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正國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字徐始銳反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爽惟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

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殛紀力反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正義 王曰封予至于天○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上明聞於天是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也○傳假令至之言○天下不安爲揔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顏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此揔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

蔽時忱丕則敏德

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

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

正義 王曰嗚呼至瑕殄○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敬哉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亡大法

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在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正義 王曰嗚呼肆至乂民○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正義 王若至世享○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嗜市志反

正義 傳康叔至酒誥○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丘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

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羌弗爲穆毀揄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大

厥誥毖庶邦庶事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毖音祕少詩照反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今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爲于爲反下同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正義王若至惟辜○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飲也所以不常爲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爲罪兹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爲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此是○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爲妣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即東與北爲鄉也妹爲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傳父昭至之政○以穆遠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隃爲昭毀隃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蔡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爲昭又爲武王之穆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稱殷祖自湯至紂凡十七王皆稱殷祖是也此言文王之昭穆與諸家異者諸家以文王之父爲昭祖爲穆故文王爲穆此以文王爲昭故文王爲穆其實一也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爲昭又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故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爲初始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詰戒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王至常飲○告勑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摠呼爲十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爲罪也○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拘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

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正義 文王至惟一○前文王戒酒以爲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爲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爲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爲國之事故總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爲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以惟曰爲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

土建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下文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賈音古養牛亮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省悉井反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音壬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正義 妹土至王家○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爲君矣如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爲考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爲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以妹土爲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傳汝大至君義○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互矣○傳我大至成矣○以言曰故以爲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以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正義 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於此乃揔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

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厚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總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特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相息亮反下同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暇遐嫁反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湎面善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

正義 王曰封我聞至祗辟○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得持智以爲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

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必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君者皆無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君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爲法也○傳聞之至小民○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傳能常至爲非○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傳惟殷至逸豫○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亦爲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爲也○傳崇聚至明無○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以公卿與國爲躬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　摠六服又因衛爲番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任外爲

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君爲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撰下經也

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

安旨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縱子用反注同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刃反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差初佳反又初賣反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很胡懇反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聞音問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正義）我聞至速辜○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狠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誕訓為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紂衆羣臣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酒沒荒用者辨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傳言凡至召罪。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監工陷反下及注同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於是

正義 王曰封予至于時。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己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劼苦八反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辟必亦反斷丁亂反

正義 予惟至於酒。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

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廻萬民之農父圻順圻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劼固至用之○劼固鑿詰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況訟訓爲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實交乎○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闕怠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廻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目劼毖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廻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忍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

殺之又惟殷家陷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各反**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辜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或至于殺○義曰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賡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殺之○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猶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

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礼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揔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臧惡不復教之使絜靜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所慎而篤行之勿辭乃司民湎于酒乃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義曰王封至于酒○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治

(正義)傳告康至治材。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揔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加字徐賢遍反戕敗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

(正義)王曰至人宥。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所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當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

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有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監士暫反劉王衡反下同爲于僞反注同治直吏反

曰無胥戕無胥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冤紆元反一本作以冤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恬田廉反辟扶亦反

【王義】王啓至攸辟○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不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若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无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其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非關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菑側其反畎工犬反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塈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塈徐許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云塗也馬云惡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

斷丁角反艭枉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

【正義】惟曰至丹艭○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治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斷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艭又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爲政至後治○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跡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未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塈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

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直遥反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

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爲于威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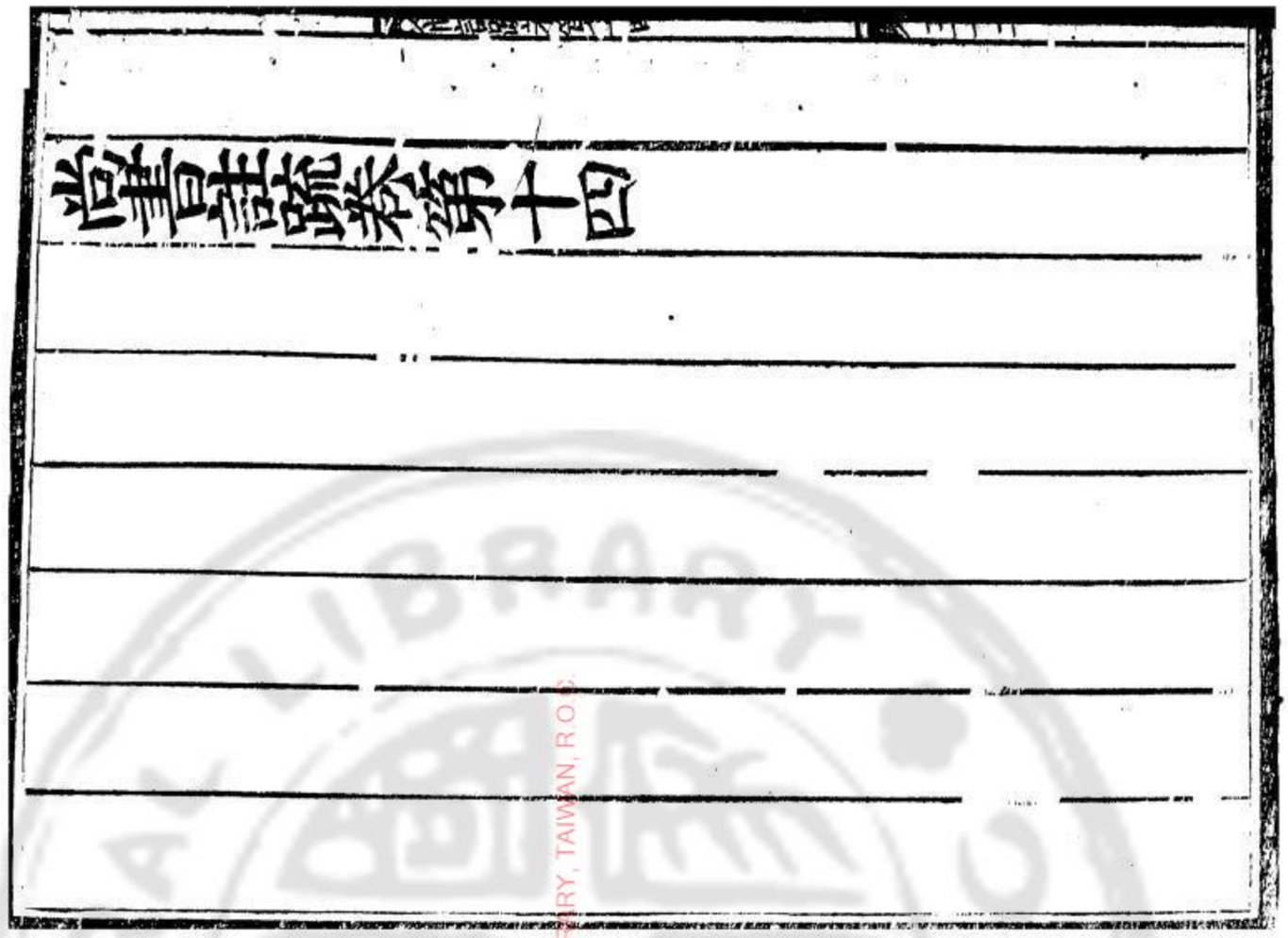
子子孫孫來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正義

今王至保民○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揔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至明德○享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王至召誥○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

王至居焉○按三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漢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尽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先息薦反又如字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憤反

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銳反

【正義】惟二月至位成○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

望矣於巳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巳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尤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太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爲望是巳丑爲望言巳望者謂夷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巳至見考○於巳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巳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富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巳至位處○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與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礼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礼內宰職侂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
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云
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王義）若公○
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
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
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
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大牢牛一羊一豕一
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殷殺
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
殷衆衆設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
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
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周公以順立成之明
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

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美與周公俱来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
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
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
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礼郊用特
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
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
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
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賤於天神法有羊
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羊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
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
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
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
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
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
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
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

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小司徒云
土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漢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
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
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享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
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
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
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
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康誥云周公初
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
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
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
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
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
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
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

周公○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
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
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
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
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
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
也周公君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
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
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礼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
用幣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大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
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
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
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
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

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

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何其柰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義)** 誥告至弗敬○召公所陳戒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旦皆聽之其實猶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

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躰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越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旦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 **天知保抱**

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
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
地自容所以窮○大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
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
下有德者命用懋○更述殷之事天既遠終大
勉敬者爲民主義天既至用懋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
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世之君及其
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
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
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
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
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
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天既遠終殷命言其
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

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
至不忝○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既言後王又復言其
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玄皆以瘝
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瘝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言困
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
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王
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
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
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
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道從而子安之
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
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
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
王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冲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正義 王其至自天○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尤廻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苟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誠音咸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在之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碞五咸反徐音吟

正義 嗚呼至民碞○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

復少小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洵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爲朱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爲至道成○王者爲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晉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礼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礼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

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直吏反下爲治致治皆同旦

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天而爲治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正義王來至今休○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遂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今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傳稱周至爲治○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礼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礼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爲

治至致治○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天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力呈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正義 王先至敬德○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今爲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爲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爲戒○傳召公至可一○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埶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矣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礼義特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爲至命矣○聖王爲政當所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繫用命故爲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
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
二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
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之義我不至若功○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
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其歷
年長不與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
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
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
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長
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
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
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
其王命亦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
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
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傳言王至不
長○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
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
視夏殷敬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
○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

上言相夏相殷皆云王以道從子保面稽天若言王以道安人人
王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
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知此故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
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
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語指以告王故知
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
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
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
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 **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
凶不長雖說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惟王其疾敬**
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UNIVERSITY

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
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
小民過用非常
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
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
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
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
王乃至王顯○既言當法則賢
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正義)

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
自貴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
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常吉歷
年長久也其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
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

言爲行當用德則能求大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君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此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爲善則善矣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来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政得福爲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疾患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爲難也○傳言王至歷年○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爲絕則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傳王在至光明○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

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或作酬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正義

上下至永命○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

CENTRAL LIBRARY

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雖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屬王冬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屬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

作洛誥洛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正義）召公至洛誥○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荅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録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畧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名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

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

正義周公至民明辟○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礼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命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也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正義 予惟至獻卜○

周公道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傳致政至之意○下文揔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傳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

龜要圻依此墨然後灼之來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壞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忍反

正義 王拜手至誨言○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言居洛爲治可以永久

© 2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歲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亂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畧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肇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字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同惇都混反

周公至有辭○王求教訓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

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尽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己往○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絶之戒其自今己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絶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令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

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物惟曰不奉上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爽侮。周公復誥王曰嗚呼前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王義）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須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甘之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頒音班徐扶間反馬云猶也棐匪又芳鬼反
汝乃是不蘟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蘟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敘汝正父

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美反(正義)乃惟至用戾。○又曰已居攝之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

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冀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旦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小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王若曰公明保予**

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悖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治○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予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王義）王若至毖

祀○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治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成王以周公誨已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荅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探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至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荼民心使當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

土樂業也。傳尊尊至而行。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荅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治。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亦來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

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正義 王曰公功至若時。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周命正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礼礼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敉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與官委任之言。監工銜反汁同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正義 王曰公予至四輔○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佐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

正義 王曰公定至世享○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讀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字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發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惠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矣所以不得去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 孺子來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意 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 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厚率行前人先王以業使

後世所推先也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正義) 周公至孚先○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多子越御事厚率行前人先王以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

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我且以衆卿夫夫於御治事之且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當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多子卿大夫率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以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少子者乎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傳曰其至成功○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

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

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猒於汝德乃長成爲周○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猒飲也徐於廉反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正義 考朕至懷德○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爲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猒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

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目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博典故言汝爲政當順典常享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享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猒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上言天下民萬年猒飽王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猒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

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室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正義 戊辰至七年○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正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揔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屆歲文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魯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瓚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酒以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燔此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揔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所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從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公以王命誥遷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正義曰成周至多士○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經云商王士殷

遺多士皆非民事請之頑民知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往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傳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意經云殺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坻鄘坻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坻鄘坻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冬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義 惟三月至王士 ○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 ○傳周公至衆士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勉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往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傳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意經云殺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坻鄘坻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坻鄘坻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冬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義 惟三月至王士 ○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 ○傳周公至衆士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

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勉之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弗弔旻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 ○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沿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 ○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昇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

正義 王若至明畏○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至在下○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肆訓故也直云故尒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尒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

句響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佾註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

正義 我聞至四方○既言天之効驗法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率桀滅湯興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大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曾雲
勞國家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
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言紂大過其過
明人爲敬無顧於天無能
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
大喪亡之誅安之故下若此
○喪息浪反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
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
有闇亂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
之辭義自成至于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
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
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
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
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爲民主右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
敢行毒虐之政於下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

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
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
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
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以惡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
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下篇說中宗
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
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
去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
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莆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
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
既至德澤○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勉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
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
故得常勉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
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淫泆偏訓爲過言紂大過
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

多行雷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顛於天與顯民祗共蒙上闕文故傳用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能明其德天乃興之惟天不興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若曰爾殷多

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殷大戾肆不王我亦念天即于

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女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漫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以周土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

成無害即是不頻傷也頻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頻折也○傳我亦至念法○言我亦念天者以紂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

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迪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有服在百僚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義王曰猷至天命○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人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訖汝○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

辨之惟是若未達德義也遷
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
西也○傳汝無云怨我○周
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
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
至用之○夏人簡在王庭
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
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
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
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
事此解經中肆字謂殷用
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
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逖他力反比毗志反註同遠于萬反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異汝相教爲善求不爲惡也○傳昔我至國君○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在後誅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

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不爲云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亦惟汝叛士所賓外○賓如字徐音殯馬云棄也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多爲順事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奔走臣我多遜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乃尚有

爾士爾乃尚寧幹止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天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

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

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義）王曰告至爾遷○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由成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還善矣○傳今汝至

有年○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正義 王曰又至攸居○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

無逸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正義 傳中人至無逸○上智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勞勤艱
逸乃諺既誕不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
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

(疏)傳公至聞知○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
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
寬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
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
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
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周公重其
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
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若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
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令德其無逸
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縫不可逸豫

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
也○傳稼穡至依怙○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
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
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
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
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逸也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
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
勞○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
必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
聞知○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
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
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
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
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
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詰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

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直吏反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正義周公至五年○肆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壓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其在高

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言喪毋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無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者○行下孟反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其惟不言言喪毋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無怨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怨故亦享國永年正義其在至九年○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毋發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至同事○舊久也在即位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之前而言八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以上言父學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旣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雜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父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鰥獨○慔求營反字又作煢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

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正義）其在至三年○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爲王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獨故祖甲之享有

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惸獨○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正義 自時至三年○從是三王

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王王季克自抑畏

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功少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懷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亦作仄昃田節反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周公至十年○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日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惠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一王之下辭無所結隊此不爲無逆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經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而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文王卑其衣

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倫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比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拆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

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

酗洵爲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正義曰周公至德哉○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湎貿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恩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傳意訓湎爲過鄭玄云淫於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謂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推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成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已德紂以此亡殷祚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

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胡患誑九況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正義周公至詛祝○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譸張至惑也○譸張誑也釋訓又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爲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

DIGITAL LIBRARY OF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詈力智反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正義 周公至含怒○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而言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天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暗反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

正義 此厥至厥身○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

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其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則如至含怒○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

正義召公至君奭○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攝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等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弔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正義 周公至不祥○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興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已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

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於葛反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政反注同諶氏壬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正義 嗚呼至沖子○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光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成王

正義 又曰至受命○周公又言

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天德則還發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於桀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夫謂致太平○摯音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說音悅

正義 公曰君奭至甘盤○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傳高宗至傳說○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正義 率惟至百姓○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以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

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率訓從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賓領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正義 王人至是孚。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與之皆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有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正義 公曰君奭天至造邦○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德故能安治有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格則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呂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重直用反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虢寡曰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臣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正義）公曰君奭至厥躬○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佐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天命於其身正謂動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夭名○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通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超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

（正義）又曰至命哉○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王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天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佐○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今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尽舉行其德（正義）武王至稱德○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R.O.C.

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若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在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鳳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正義 今在至能格○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至我留○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

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弱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歛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大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

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正義 公曰嗚呼至人迷○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猷訓爲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爲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正義 公曰前至之恤○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乃緩辭不訓爲汝○傳汝以至而已○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其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正義 公曰君告至不時○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正義 嗚呼至率俾○周公言而嘆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

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正義）公曰君予至越民○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鮮息淺反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正義）公曰嗚呼至用治○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慎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義）蔡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正義蔡叔至之命○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巨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正義 惟周至之蔡○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孫東北○傳罪輕至所滅○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此弟封

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佑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 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天之於人無有親疎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王惟愛已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正義 侯于東土○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爲孝而小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以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如字馬本作正云正

正義 成王東至王政○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

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道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與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至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姑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正義曰成王既至作蒲姑○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關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七○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下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

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費音祕（正義）成王至多方○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叙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

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別彼列反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正義）周公

至不知○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辟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至取亡○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弃殷而慕周也

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

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戰反

民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有夏誕厥逸不肯戡言于民 有夏桀不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

之迪 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

乃爾攸聞

言桀之惡乃汝所聞 正義 洪惟至攸聞○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亦背說桀云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與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

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馳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懥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懥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懥(義)厥圖至夏邑○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勑二反劓魚器反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懥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懥(義)厥圖至夏邑○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勑二反劓魚器反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殘賊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惡政無以善奉於民衆者君之旨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懥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餮即叨也叨餮謂貪財貪食也忿懥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

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畀必二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享國故惟夏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夏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為言虐非」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義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

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日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羌呂反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殄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

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遥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必亦反

（正義）乃惟至之命。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慎厥麗者揔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辟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正義）嗚呼至有辭。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

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間間厠之間（正義）乃惟至間之○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正義）乃惟至念聽○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聖君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任音壬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正義 天惟至多方○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者○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廻視有聖德者天廻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何敢

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夾音協注同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要一遥反訊音信倡音昌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三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重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紀力反本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

正義今我至速辜○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愛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

畋汝故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畋乃復所跪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冊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冊三次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今我何敢多爲言詰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爲攻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殺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長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女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而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冊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冊謂至之事。以伐紂爲一故冊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憂不靜之事

王曰嗚

呼獻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
無過則是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不克臬於惟有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相長事
皆用法○臬魚列反馬作劓長丁丈反自作不和爾惟和
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
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
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
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
用敬敬常入於凶德亦則
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

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
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勝
善得反邑里○閱音悅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
惟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
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踏大道在王庭
大僚○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
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
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
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
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
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
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
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

義王曰嗚呼獻至

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任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大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匹亦反

正義 王曰嗚呼至爾土○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弃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祚矣○勸信我命勸

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正義王曰我至我怨○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息淺反

正義 周公至鮮哉。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其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

CENTRAL LIBRARY

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
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顧音預 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
皐陶所謀。忱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乃敢
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
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
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
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
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
暴德罔後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義)古之人
至罔後

○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遂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
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皐陶卿大夫皆是賢人
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其立於朝導事上天禹之臣陷
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君汝掌事之六卿君汝牧民
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君汝掌事之六卿君汝牧民
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
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
之德則乃能居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
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
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
得賢人則與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人至上
天。經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
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
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顧訓呼也招呼者
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
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導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

天子事天臣成其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皐陶謀九德皐陶所謀者即九而粟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足也。知九至君矣。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百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内州牧掌外内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内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意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侯以忠賢不可別欲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内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儁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殊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況反。**乃用三有宅克即俊乃用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器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

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正義 亦越王見德。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皐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暋眉謹反徐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強其丈反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

正義 嗚呼至萬姓。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

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得故德爲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強也暋即昏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他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弇同也同爲天于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於武王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正義 亦曰至長伯○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無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心○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

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武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illegible]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口反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卿文王者三所爲之立臨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阪音反

正義 立政至阪尹。言文武亦法禹湯當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

得其人不必官之尊卑為次蓋必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與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靈之衆帥與三甸甿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文武至三事○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

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官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閑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右至擇人○諸官有所務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王府庫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模幹之臣共都邑之內屬管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謀其伍東其殷兩謂兩卿長

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揔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揔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

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illegible]無要證未知誰得自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爲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正義 文王至于茲○上既揔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無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敉亡婢反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

正義 亦越至丕基○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

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相

我受民和我無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勵相同間間厠之間復扶又反自一話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怪反

正義 嗚呼孺子至受民○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口○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

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美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以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文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反本亦作穉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治道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繹音亦

正義 嗚呼至俾乂○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慝馬云憸利佞人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勱音邁

正義 國則至國家○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

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位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賓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乎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正義 今文至常人○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則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設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息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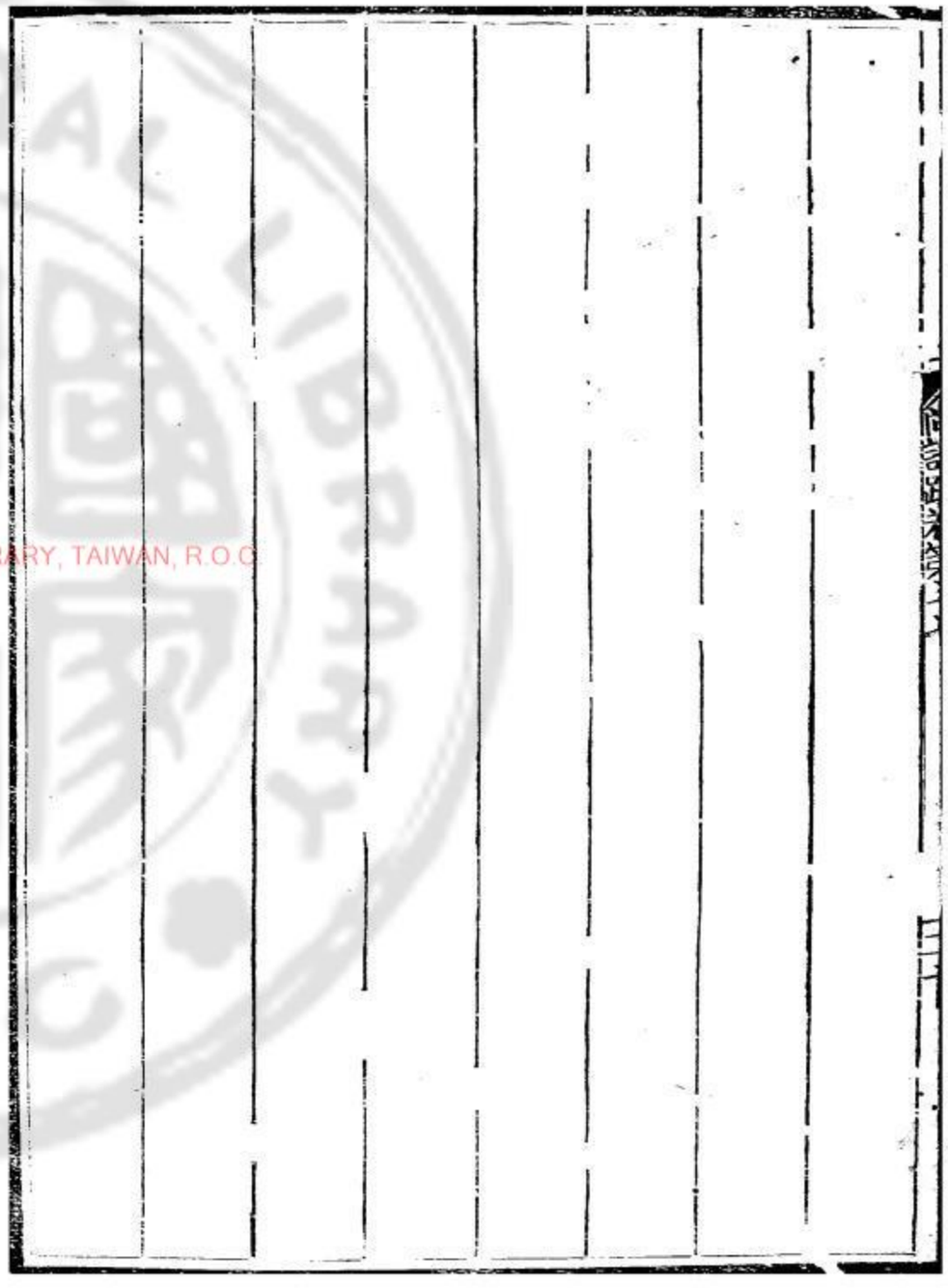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 順其事升告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比必二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如字

正義 周公至中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言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比法至告之○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正義

成王至周官○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君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知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既已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服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畐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傳四面至言多○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正義）王曰至未危○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丁文反下官長助長並同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正義）曰唐虞至其人○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太岳之事

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禹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堯至有法。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與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二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

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一音大計反解佳賣反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燮素協反相息亮反

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勉之。勉旦慮反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同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

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王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擾而小反徐音饒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誥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正義 今予至厥官。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傳師天至堪之。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揔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堂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揔引周禮爲之揔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聽焉則請之冢則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是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言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博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

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典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帥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立秋至時殺。周禮云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

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以刑邦用輕典平邦國用中典馭邦國用重典詰四方用刑罰以糾其慢掌邦禁以禁其淫掌憲以憲令禁其作慝掌交以協中外之故掌士以下之刑禁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司土○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主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

黜陟 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正義)六年至黜陟○此篇說六鄉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周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冊朝而會以示威冊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冊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先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豈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

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正義 王曰至厥官○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暨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

○傳言當至迷錯○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攻數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註同（正義）蓄疑至後艱○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格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後乂在官所以和諧否亂也○厖武江反**舉能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

亂爾有政敬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君
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
兆民曷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
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足哥憲心斁
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
王義傳爲德至可爲○爲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
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衆顯四名益美也
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歡巧於心勞苦詐窮則
道盡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武王
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肅
慎海東諸夷駉虪扶餘馰貊之屬武
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
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馰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
貉北方豕種孔子曰
貉之言貊惡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
同姓諸侯
王義成王至之命○成王
即政之初東夷背叛

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
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爲簡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
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海東至來
賀○成王伐淮夷威徐奄拓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
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駉虪扶餘馰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
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
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駉麗扶餘韓無此馰馰即彼韓也音同
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
後更伐東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
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
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
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
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
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
榮國至夷亡○管語云文王訊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
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不知此時榮伯是彼

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若亦云榮
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又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宣
史録其篇名爲賄肅慎之命明是王
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 致政老歸 **將沒**
欲葬成周 已所營作示 **公薨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
終始念之 周公故
使近文武之墓
○近附近之近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
已定亳姑言所遷之 柩以葬畢之義斉及奄君
功成云○柩其久反 (正義)周公至亳姑○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
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
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
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
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周公既還政
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

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武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
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
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
遥供養死則斉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
曾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
成亡○序説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
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説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
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
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
姑言周公所遷之
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銜反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

正義 周公至君陳○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幸爾而持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傳目名至名篇○孔直云目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傳言善至政令○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 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感動之以德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敎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孜音茲 (正義)我聞至逸豫○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飛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飛飲食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敎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從上數

草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化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所廢有所興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繹音亦度待洛反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 歎而美之曰順此道是惟良且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依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勸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 殷民

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女九反（正義）王曰至不宥○王呼之曰君陳女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為至之政○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為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PRINCET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濟有容德乃大 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耻藏垢○長誅丈反垢土口反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正義 爾無至不良○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所爲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報反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

正義 惟民至永世○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正義　成王至顧命。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廻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廻顧而爲語也

顧命實命羣臣叙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遥反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從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正義 顧命至御事○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王之所命實普命群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揔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揔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凡有敬事皆當絜清王將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下及御事蒙此同召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傳師氏至事者○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群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畿下同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勑留反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

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適殷爲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敬保元子釗

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劍劍庶王名大度於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
人自亂于威儀罔攸劍冒于非幾群臣皆
宜思夫
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
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劍冒進于非幾○
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
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
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
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
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
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
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
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

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劍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
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
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女群臣
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
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劍冒進於非事危
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命汝○病日至者言日日益
至偏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来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
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
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
忽略○孔讀始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
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茲既受命還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
於北墉下東首及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
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TAISHAN CO.

㑹音容本亦作
㑹肖毛又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　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毛二臣各執千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
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俾
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
路寢延之使君
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
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
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正義曰既至冊度。此群臣既受王命
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
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
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
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
子在室當喪憂君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群臣之心也

○傳此群至本位。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
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實射士
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
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
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
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
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
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
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
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短
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
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
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
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

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

正義 越七日至癸酉○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

爲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玉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至所爲。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惟幄帳者象三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翦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翦革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之履云馬云青蒲也翦音弱華音[illegible]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

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開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箬箬也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此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珙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遞反車渠車輈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阼才故反向許亮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正義 牖間至漆仍几○牖謂窓也間者窓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几天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北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

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憂至尊也○傳篾桃至之坐○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墻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

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戟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蒘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紐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紐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

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此經爲下揔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丁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頴削授拊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多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聚白虎聚反遣弟興治孫策柬引白削斫虎興體動曰我見刀爲然然赤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禮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寫二重則琬琰共寫一重周禮與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玉圭琰圭皆剡上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璆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以禮器名之釋也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

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列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亂國至坐東○以夏有亂侯知亂是國名也亂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鼖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夾者在西序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允和至夾室○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允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辨共工辨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辨

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旁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王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稅反

正義 二人至側階○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堂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

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正義

王麻至冊命○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

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礼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羔裘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冕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繡言繡裳者以裳之章色繡殺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繡以繡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繡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畧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靳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拜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與大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酹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王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各天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

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闕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瑁彼圭頭若大小裾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作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巒其文者宗伯之長太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

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拍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令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

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

義曰皇至光訓○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

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汝繼嗣其道伐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

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礼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子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諸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酢才各反**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司拜王荅拜尊所授命**太保受同祭嚌**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玄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户**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尹列反又徐直列反

正義 乃受至降收○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
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太保再拜受同
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
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
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
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冃一手受瑁然既受之
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
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
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
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酳酒於神坐也每一酳酒則一
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
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鄭玄云徐
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
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
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

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
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濟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
受王至於篚。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
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
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
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
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
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
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
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
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
人至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
曰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
神不拜稟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于已受顧命王荅拜
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

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逐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録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呂反

（正義）諸侯出廟門俟。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

正義　康王既至之誥。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乘音繩證反鬣力輒反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遥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東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

正義

王出至荅拜○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大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揔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揔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姜羊久反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註及下同施以豉反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音怪（正義）太保至寡命○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美聲

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美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馬讀絕句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底之履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

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

正義 王若至子羞○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士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順其至見內○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

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孔以富爲美故云
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
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治○孔以齊爲中
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
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
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
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
至諸侯○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
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士
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羌呂反 正義 羣公至喪服○羣公
揔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
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
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 命爲冊書以命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
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 **作畢命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正義 康王至畢
命○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
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命爲
至畢公○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
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
保護○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
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遥反鎬戶老反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正義 惟十至東郊○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于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音祕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多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更古衡反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懋音茂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

正義王若至仰成○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有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以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天氣下降地氣上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illegible]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子但反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国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

絕之。覆芳服反

正義 王曰至念哉。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畢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声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

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工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卒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国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

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反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鮮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礼閑禦其心惟難。侉音苦瓜反壓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侍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鴆反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爲于僞反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正義 我聞至其訓。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惟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沒之陷

（正義）穆王至春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膂音旅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僞反令力呈反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反

正義 今命至乃寧○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常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爲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股脚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言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穴反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正義 嗚呼至前人○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

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王承奉○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反下註同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辟必亦反

正義　王若至有乂○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illegible]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冏九永反字亦作煚長誅丈反

作冏命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正義　穆王至冏命○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夫○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

TIMSS 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兌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順其事以命伯罔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君大君之位人輕任重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勑律惕他歷反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代字一音禦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無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 王若至咸休。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罔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君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必爾反（正義）惟予至先烈。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衡反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正義）今予至吉士。今我命汝作大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常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僞。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

屢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若時瘝厥官

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瘝故頑反

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

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更從輕以布告天下○贖音蜀註及下同

作呂刑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義）呂命至呂刑。

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録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傳呂侯至天下。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録之以爲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三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爲此故也○傳後爲至甫刑○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

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
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別封餘國而為
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
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
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
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
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
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忽穆王即位過四
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本亦作𦒱毛報反
切韻莫報反 **度作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
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
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 義 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
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
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

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
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
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
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
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
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
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
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
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
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
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
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
尺之反尤有羊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罔不寇賊鴟**
造始作亂惡化相易
義奸宄殺戮攘矯虔 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
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

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究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聞音問又如字註同腥音星行下孟反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正義 王曰至在下。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

善化民而重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刑截人耳劓截人鼻劓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乱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斈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斈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睽鼻劓曾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
鈔掠良善故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屢固也若
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加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上說蚩尤
之惡即以苗民述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
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孝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
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
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
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德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
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
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
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
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
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三苗之主實國君也
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
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
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

戒康叔云無或劓刖人即周世有劓刖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
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刖則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面
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意蓋
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
也。傳三苗至之約。三苗之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
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
焚焚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梵梵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
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
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臭
臭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
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
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
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
不滅國擇六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

復得在朝可此族數生
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
名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
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艾反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
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
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古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辟怨於苗民○清問焉云
清訊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訊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
明人所以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
無能明焉正義乃命至惟明○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
明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
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
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

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
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
則民畏之不敢爲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
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
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
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
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
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
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
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
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
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
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不瀆不生經言民神
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若謂神不干民

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同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冊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然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王皆音慈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祇止而反

正義乃命至祇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教也。傳伯夷至於民。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礼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

正義 穆穆至棐彝。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

CC-BY-NC-ND TAIWAN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治於民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當行之教也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長久大命配天下○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爲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爲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不行○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

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爲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爲于僞反重輕重之重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之施刑以取滅亡○麗力馳反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蠲吉緣反咎其九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正義 王曰至厥世○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傳言當至法之○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令至滅亡○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傳苗民至誅之○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於無不

罔攸自君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云齊中也俾我絶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寧安寧剛柔正直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長久之道義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君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誠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此揔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設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君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亡之道也○傳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

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爲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逆迎也上天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侍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註同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之應下同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有赦其罰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皃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馬同又云貫連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顙素黨反涅乃結反 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刖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

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亭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也五刑疑各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 王曰至天威○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 王義 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可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內之與證兩皆來至因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

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審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疵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寫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及世之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寫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寫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

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其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或入五刑○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

此說故不言五刑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於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在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謹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於赦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

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辜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舡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與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聰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用當○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

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揔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刖足至百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

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

© 2012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百合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據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百文其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罪

反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下服 重刑有可以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住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義 上下至有要○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

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

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而輕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重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王篇胡得反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正義 罰懲至兩刑○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

TAIWAN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踈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論語云陽貨爲士師魯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儆音景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今天治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之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訴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之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
則以衆人見罪　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正義）王曰至天
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　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正義）王曰至天
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正義）王曰至天
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　當長畏懼
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
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
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畢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
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
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
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
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

長畏惟天所罰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
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
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
罰懼之。傳敬之至儆之。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
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
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
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
敬至典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刑
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
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
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鞫辭謂一人
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辭以誣人鞫辭特難
聽故言之也孔子云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
畢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畢辭
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
治。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吏治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典獄史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訴訴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司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王曰嗚呼

嗣孫

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王義) 王曰至祥刑○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正之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刑從上已來率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善譽○傳言智至以然○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當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

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之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馬本作賜秬音巨鬯敞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爲侯伯　**義**　平王至之命○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課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經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丙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申徒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三命爲侯伯。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

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王義若至在位○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顧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父曲禮王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二伯而直稱父者

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隳隕○子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隕杜回反隕于敏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其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 王義嗚呼至罔克○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倦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

ACADEMIA SINICA CENTRAL LIBRARY

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懲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能

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奬之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

正義曰惟至予嘉○王又言我以恐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汝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

扞下旦反註同

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爲孝○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動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師寧爾邦 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

用賚爾秬鬯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百中鑄也當以錫命生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酉釀女亮反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供音恭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治直吏反

正義 王曰至顯德○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鐏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彤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躰多曰王弧往躰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文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

© 201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玈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祕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

正義魯侯至費誓○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

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經稱淮夷徐戎亭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銜反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敕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敕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于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鍛丁乱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

正義 公曰至不善。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礼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礼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礼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礼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

COPYRIGHT © 201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尤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爲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敿尤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汝至功善○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

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敷獲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反窒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正義 今惟至常刑○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淫訓大也周礼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

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牲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牲遂以牲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牲謂傷牛馬牲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牲爲柱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擭捕至常刑○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鑑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敜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於牲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社閑也擭所以捕禽獸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檻擭其中以遮獸擭作劉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壓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祇復之我商賚汝**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遷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我**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之軍旅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糒音備

魯人三郊三

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揔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茭音交（正義）馬牛至大刑○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

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礼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刑○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傳揔諸至之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揔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礼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

ILLUSTRATIONS CENTRAL LIBRARY TAIPEI

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礼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師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

下註同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
反塞悉代反盈假工下反還歸作秦誓
取敗悔而自誓秦穆至秦誓○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
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
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群臣
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還三至伐之○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
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
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
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
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
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閔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
南河之南[illegible]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假道晉

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
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襲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
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
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
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
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
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
故告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
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
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
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
還也[illegible]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輪無反者左

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

正義 公曰至云來。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上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如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万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逾益邁行也負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得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謀同惟今之謀人始將以爲親

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正義）惟古至爲親。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群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音波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許乞反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廻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技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正義）雖則至不欲。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廻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倚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忍小過寬人令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廻心易辟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守善倚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倚者是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太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投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好呼報反啻失豉反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正義人之有利哉言能興國人之至利哉。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嫉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罔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

曰危殆哉。殆唐在反 正義 人之至殆哉。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皆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 正義 邦之至之慶。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皆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註二十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